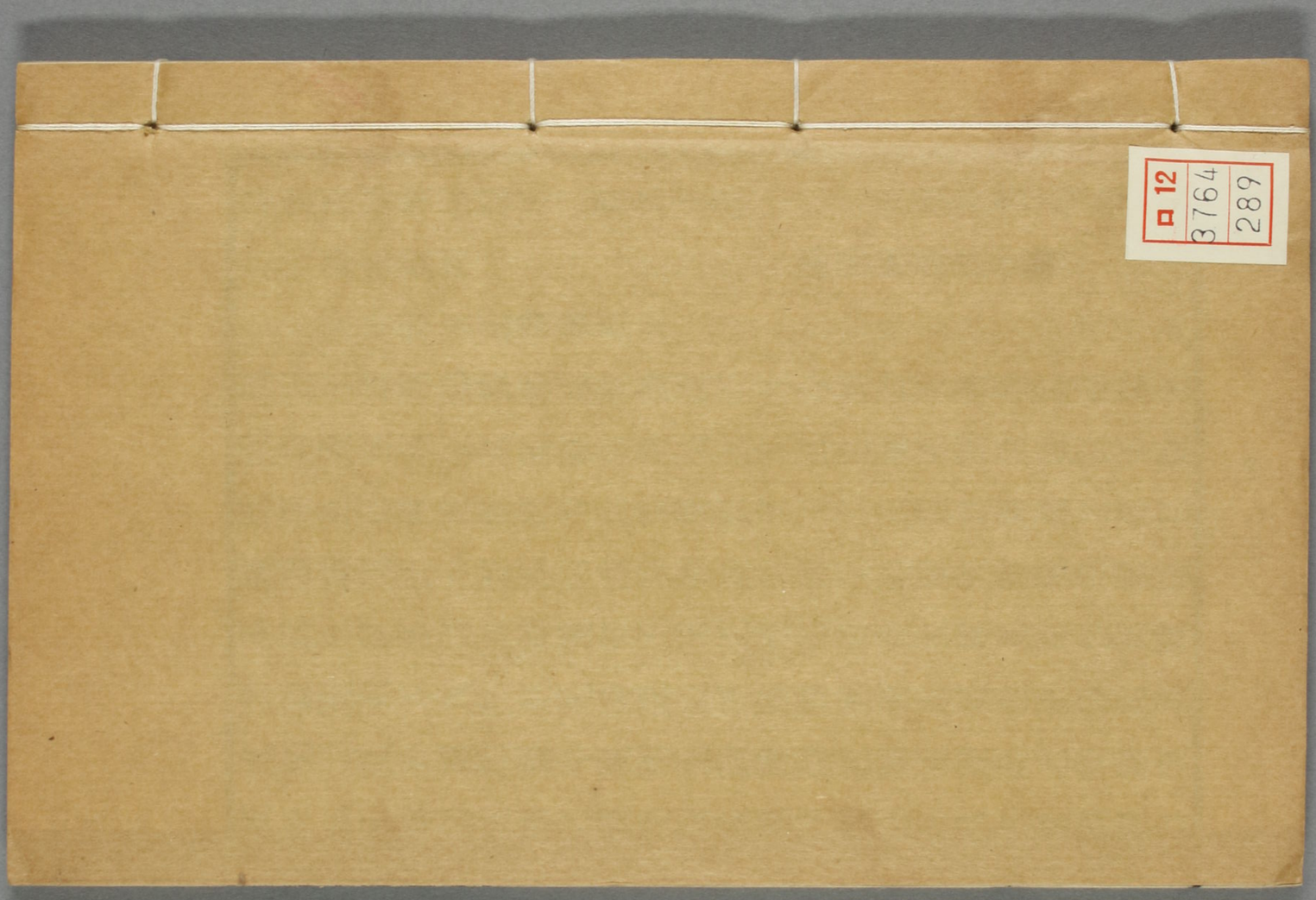
□ 12
3764
289

b12
3964
289

詩古微四　　邵陽魏源默深著

正小雅文王詩發微上

問曰子論四始據服虔韓詩說以正小雅詩菁者莪以前皆文武詩而無成王又正雅皆周公述文武之德不獨魚麗以下始爲周公而陳啟源則力斥集傳以文王之三作於周公之說且據譜疏謂正小雅不言謚多作於未稱王以前大雅棫樸靈臺下武三詩不言謚早薨并不稱王或生時及未稱王所作與韓詩說鑿枘不入然則毛詩果以正雅作於何人何世乎曰此其大例已具於四始篇今更明毛詩韓詩之同正譜疏之失以申周公成王繼志述事之義毛詩魚麗序發正小雅之通例但言

木下中也氏
1991.4
壽贈
91-322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則是以
魚麗以前爲文武憂勤之詩魚麗以後爲文武太平之詩未嘗
言有成王之什故皇甫謐述毛亦以魚麗至菁菁者莪十篇爲
歌武王之德十篇數崇邱由庚由儀在內
故知述毛詩也三家無笙詩疏竟以鄭譜之例爲
毛例謂魚麗以後皆成王詩無與於文武據序乎據傳乎四牡
毛傳文王率諸侯撫畔國而朝聘乎紂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
道爲後世法彼疏既謂舉中以明上下而常棣之爲周文公詩
又見於左傳何待南有嘉魚以下始爲周公詩乎豈正雅多作於
諸篇皆周公作而其中又雜以他人之作乎且謂正雅多作於
文武生前或未稱王以前則岐周侯國之風其詩宜入二南何
得爲王者之雅二南作於文王遷豐以後尚不爲雅而爲風況

牡所詠乃未遷豐以前之事苟非作自周公何以反列於雅耶
譜疏亦言詩之大體事有在前作或在後大雅述文武之詩多
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於後追述其美何又函矢自陷
乎苟以序不明言則二雅周頌將無一周公之什史記何以言
周公能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王季之思慮且毛序於大雅特
著召康公成王四詩以明前此述文武者皆周公之詩毛傳於
小雅特著鹿鳴四牡至常棣皆作於周公以明後此諸篇皆不
作於文武之世孰謂其不明言乎呂覽言周公旦作詩曰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以繩文王之德韋昭謂文王大明緜爲兩君相
見之樂者周公欲昭其先王之德於天下杜牧曰大雅皇矣周
公美周之詩陳氏尚謂呂覽不足取信然則更有何書可信乎

據大雅文武詩分先後例之則知小雅亦以文武分先後鹿鳴之三皆侯國遣使之事文王詩也天保伐木陳王禮以下至菁莪八篇據三家詩不數采薇出車杕杜及六笙詩皆有天下之事武王詩也惟常棣爲周公傷心之詩非文武雖詩厠於文武之間而樂不常奏故召穆公亦必傷時糾族而後奏之齊詩始際亦不數其篇第蓋文王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武王有其位而自謂無其德亦未遑作禮樂故成王周公承百年必世之後始制雅頌一切繼文武之志述文武之事使天下後世法文武而已不敢尸焉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行事猶言往事也見王氏經義述聞請更一一明之鹿鳴之詩鄭注燕禮曰君與羣臣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而毛序亦兼羣臣嘉賓爲三

故燕禮曰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於大門之內皆諸侯鄰國之事不可施於武王成王且燕禮惟有好貨無幣而此言承筐束帛則是兼饗賓酬幣之禮矣見周語聘禮并詳詩疏燕禮歌鹿鳴之三惟二瑟三笙而無琴則此是饗四方之賓於廟故升歌時搏拊琴瑟以詠矣故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明其爲四方鄰國之賓也乃孔疏泥序傳言盡心竭力謂嘉賓卽是已之羣臣至示我周行韓毛同訓鄭注緇衣以爲示我忠信之大道與毛傳至道同誼陳氏啟源反據箋謂置諸周之列位以證嘉賓卽羣臣尤顯違毛傳違足與言文王三分有二天下一家之誼乎昭十年臧文仲引此詩以爲周公不饗魯祭之徵亦見其爲周公述文王詩無疑矣四牡毛傳謂周公歌文王使臣之事而周道倭遲爲行岐周之道則

在未遷豐以前與地里志右扶風都夷引魯詩作周道郁夷者合案郁夷故城在焉故師古謂使臣乘馬行於此道惟謂出韓詩則非也與爾雅西陵威夷韓詩經周道威夷者合文選注引韓詩作威夷釋文引作倭夷玉篇隇夷阻險也與周南卷耳岡岨崔嵬僕馬瘏隤為使臣之勤勞者合蓋隴坂險阻之名文王使臣聘問於西戎昆夷之國歸而勞之緜詩亦不隕厥謂文王亦不廢其聘問昆夷之事所謂率諸侯撫畔國者謂率雍梁之諸侯與昆夷之叛國而使之朝聘乎紂後漢書西羌傳亦云文王率西戎征畔國以事紂文王世子篇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故一則曰王事靡盬再則曰王事靡盬非徒見使下之禮亦見字小之仁服事之忠焉信乎非周公不足以知文王之志而尚謂其改元稱王繆矣皇皇者華與國語胥臣言文王即位詢於八虞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謀於蔡原訪於莘尹者合文王惟有好問之德故亦以是教其臣國語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諏謀詢度必咨於周臣聞之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之以大禮重之以六德六德皆文德（別詳答問）先王取人以身苟已無是德則不敢以教人周公欲後世君使臣事君者皆法文王故聘享燕射皆歌是三詩使常若文王之存焉天下世世懷我文王於不替則懷我周於不替矣鹿鳴之三為周公專述文王者既明則常棣伐木天保之三為兼述文武毛詩專屬文王與此小異魚麗至菁菁者莪為專述武王亦可次第明之矣

正小雅文武詩發微中

問齊詩四始五際本於樂章皆正小雅三篇連奏之詩而舉其中篇以統上下如以四牡爲寅仲則知鹿鳴爲寅孟皇皇者華爲寅季獨於常棣伐木天保之三不舉伐木爲卯仲而獨舉天保者何鄭志荅趙商謂文武時兄弟有不和協之事故作詩感切之未可定爲成王時作而譜又從序謂周公隱其事託諸文王考此詩周公閔管蔡在武王殁後而厠之文武詩中者何伐木陳饋八簋天保于公先王皆有天下以後之事而疏以伐木天保屬之文王者何曰鹿鳴之三專屬文王魚麗之三蓼蕭之三專屬武王而常棣伐木天保之三則兼屬文武二王蓋樂雖作於後嗣而事必屬之先王詞雖及乎有天下而義必兼乎文王今齊詩既不先常棣而先伐木天保請循齊詩篇第而言之

周禮大宗伯賈疏曰伐木詩文毛敬故也毛傳言君子遷於高位不可以忘朋友鄭箋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韓詩傳曰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御覽初學記文選注是韓詩言昔人曾自親伐木勞苦之事故取興以歌其勞苦爲鄭箋所本與毛傳誼同故疏謂指文王未即位時言之也大學言文王與國人交止於信而文王受命惟中身其未即位時已年數十歲矣岐山草創王季復耄作之屏之其蓄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闢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斬之伐之其條其枚猗之儺之斯拔松栢斯兌於是舉閎夭泰顚於豆罔之中其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施于中林是則文王未即位時恒卑服即功友賢

人隱士故無逸與高宗之舊勞於外爰及小人並舉文王世子之法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我今貴居尊位矣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得無適有事而不來乎抑我有咎而不我顧乎醴酒不設而賢者辟色四簋不飽而賢者辟地得毋我貴而有失禮不如先王之重道乎相與共天位相與食天祿兢兢乎其或失之信非文王不能行非武王周公不能述也君奭曰文王尚克修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則文王之臣尤武王之朋友故舊也友文王之臣述文王之事繼文王之志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周公欲成王師武猶武之師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誠能尊賢養老心文王之心則今日之作樂吾知文王在天之神聞之亦和且平矣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鹿鳴以之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常棣以之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伐木以之酺我酤我爲無算爵鼓我舞我爲無算樂友之云乎豈曰臣之云乎以文武作法其後猶有監謗者殺左儒杜伯者至天保一詩則營雒邑宗祀文武時所作逸周書度邑解武王告周公曰維天不享于殷自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辰是未定我所未定天保何暇寐又曰定天保依天室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此詩三言天保定爾以山陵岡阜川之方至爲祝卽周書所謂作大邑於土中南繫洛水北因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也又以禴祀烝嘗於公先王爲祝明在牧野追王之後而周書所謂設邱兆於南郊以

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也又以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祝者卽召誥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也明皆在有天下以後豈如孔疏作於未稱王以前之謬說乎蓋宅鄗者文王之志而武王成之逸周書文王受命之是文王嘗居鄗矣正因卜有維王之兆辟不敢居九年在鄗召太子發故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宅雒作禮樂定天保以終文王德化者武王之志而成王周公成之故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天下諸侯悉來進受命周公退而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俯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見文武之身焉然後曰嗟茲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然則此詩作於召誥洛誥之時兼述文武故顧祀烝嘗於公先王言福祿必本於天之單厚言壽考必本於神之貽爾言太平必本於民之質成若曰使王無得罪於歲無得罪於先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故天保告成王而繫於文武之詩良以此耳蓋文武合德故周人追頌先王者往往渾而不分清廟之詩專頌文王而書大傳四述其事皆以文武並言彼論伐木天保諸詩言文則恐其遺武言武則恐其遺文者皆不達詩書之例禮樂之情者也然則常棣一詩如之何曰齊詩先采蘋於草蟲異於毛詩篇次而合於儀禮樂章則不先常棣而先伐木必有所受國語言召穆公傷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常棣處變非常作之樂明矣且但言作常棣而不言作常棣之三則或一篇專奏而不必與伐木天保爲三終亦未可知矣蓋常

棣言死喪禍難鬩牆本爲雅中之變竊疑糾合宗族而奏之則以常棣伐木天保爲三終毛詩篇第是也奏之於賓客臣下則以伐木天保及他詩爲三終齊詩始際之次是也齊詩與伐木天保連奏爲何篇今不可攷然正雅皆三篇相比惟菁莪一詩孤立無屬疑齊詩伐木之三不取常棣而取菁莪也說詳下篇至毛鄭皆以常棣爲文武詩呂記引朱子初說亦曰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鄭譜謂周公隱其事託諸文王隱之爲言痛也文王友於二虢刑寡妻以至兄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冉季載史記世家周書大匡解曰武王十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於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文政解曰王在管管蔡開宗循孔晁注管管叔邑二叔開其宗族循鎬京之政言從

化也是二叔之監殷也王使之其循化也王旅之逮周公誥康叔而曰予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厥兄兄亦不念鞫子哀大弗友于弟爾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則知二叔久染商俗以違文考友于之教矣周公以文武能容養管蔡於生前而已不能化之於身後中養不中才養不才已之不及文武甚明君子無其德則不敢作其樂不有諸身則不敢以教人吾於天倫終身缺陷何敢復言兄弟之事無已則天下後世其師我文武乎尊其爵重其祿同其好惡恩榮韡韡然其時死喪孔懷者兄弟邑考之以孝全忠也急難禦侮者兄弟克殷監殷管叔康叔成效其力也其時兄弟之助過於朋友前四章皆述文武時恩及兄弟之事後三章乃述已及管蔡之事汔予小子身而反之今

者喪亂既平矣既安且富矣朋友具存兄弟安在故糾合宗族於成周樂述文武之道詩則周公之情仁之於父子聖人之於兄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出涕沱若戚嗟若常棣者周公負罪引慝之詩使天下後世之爲兄弟者皆監已過而師文武言非已敢作禮樂先王之禮樂也和樂且耽和樂且孺家室其宜父母其順大和洽而禮樂興文武所望於兄弟者如是所望於天下後世之兄弟者如是正雅之變雖不列於常棣而得編於伐木天保之前良以是耳雒邑之營由於三監之變或齊詩以常棣次天保亦未可知也知也

正小雅武王詩發微下

子據毛詩問魚麗序以前此爲文武憂勤之詩後此爲文武太平佚樂之詩固足正孔疏成王之失矣但不數采薇之三詳後篇則是有治內而無治外不數笙詩之六鳥見爲逸樂而非憂勤且何以見魚麗之三蓼蕭之三必非成王之詩而從皇甫謐專屬之武王耶曰王者治外豈惟征伐文王武功自在大雅常棣伐木天保已皆及有天下後之事安得采薇之三復專述文王耶且勞遣使臣以親萬國蓼蕭彤弓以懷諸侯孰非治外之事安得裂閒歌之三以首篇魚麗屬武中下篇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屬成耶安得正雅言王事中雜以孝子相戒以養及美孝子絜白之序耶華黍或作於歸嘉禾之時成王周公皆不敢居其功而薦於先王故漢書引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於阼階之

文則其詩亦當頌武王克殷而年豐之詩同桓篇綏萬邦屢豐年之旨安得序以虛詞而屬之成王耶譜疏謂武王草創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因盡以屬之成王攷樂記孔子告賓牟賈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左射貍首（當作鵲巢見正樂篇）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以教諸侯之弟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孰謂武王全未興太平耶今攷魚麗之三固閒歌通用之樂而序言樂與賢樂得賢則南有嘉魚專言鄉飲賓賢能之事南山有臺專言養老之事正與樂記所言武王事相合蓋嘉賓者鄉飲之介賓罩罩汕汕上之勤求烝然來思下以類應皆新得之材非舊有之佐且南有嘉魚傳謂江漢閒所產與樛木喬木同興正周召分陝二南行化之時其爲述武王賓賢興能之詩必矣南山有臺首二章祝君子曰萬壽無期萬壽無疆末二章復贊之曰遐不眉壽遐不黃耇夫養老乞言亦所以求賢穆天子傳天子西游乃宿於祭二公飲天子酒乃歌闕（古臺字正以吳字）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嘉（古臺字正以）祭公年尊故以君子美賢者明養老之誼則其爲述武王養老太學之詩明矣蓼蕭之三則懷四夷諸侯之事故蓼蕭序言澤及四海箋引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古中國地惟不及西北二海故皆以四夷言之東南際海實孫炎云海者晦也言晦闇於禮義也箋曰國在九州之外爵大者不過字李巡云四海遠於荒考周之化先行西南故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於牧誓而西

旅貢獒巢伯來朝鄭注巢伯南方諸侯皆在武王之世越裳來朝而必以薦於文武之廟書大傳及成王周公而化始及於東於北故息愼來貢而作賄息愼之命命者命封於廟也於是明堂之位王會之解門堲四列夷夏一家所以終武王之功而蓼蕭之三作於其時焉若曰是豈冲人所敢承是吾先王文武之德而已彤弓爲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然傳曰莊三十一年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故晉文侯有攘西戎立平王之功則賜之疏謂文侯無伐四夷之功非也文侯之命曰侵戎我國家純汝多修扞我于艱至晉景公勝齊使聲伯獻捷於周則周不受之矣晉文公有城濮攘楚之功則賜之文武世爲西伯至武王時分周召爲二伯得專征伐其後世有能修周召之職者則以是賜之而獻功必於廟策命賜弓矢必於廟鐘鼓饗勞必於廟故江漢平淮夷之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可證彤弓賞四夷之功繫諸武王之義矣至湛露厭厭夜飲在宗載考載考夷酋既見既醉既飽福祿攸同皇王燕樂群后之德也林云匪脫康居慕仁入朝湛露之歡三爵畢恩則知傳所言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於是賦湛露者蓋指荒服諸侯終王之禮當新王始立來朝受正朔則曰朝正於王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鄭註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無朝貢之歲惟父死子繼及嗣王卽位乃一來耳國語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註曰要服六歲一見荒服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露案朝正者卽位來朝受正朔杜註謂朝受政教於文不詞之在地去天至遠也而至盛之太陽能晞之至遠之國非盛德不懷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而後爲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效也若同姓兄弟伯叔之國僅以用命爲言乎上公三饗三食

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荒服諸侯爵惟子男既饗之於廟中或即燕於廟後之寢令宗子主之以終其禮故有在宗夜飲以示慈惠別詳荅問蓼蕭其初朝見之詩湛露其饗畢而燕之詩歟若同姓兄弟則有常棣之燕諸父諸舅諸兄則有伐木之燕而既醉鳧鷖又有祭畢之燕烏用復列此歌於蓼蕭彤弓闕蓋恩榮所受威德所加皆必舉其難且罕僅者播諸禮樂而後或通用於同異姓燕饗之時王者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不聞別制同姓之樂舞故曰蓼蕭廢則恩澤乖湛露廢則萬國離彤弓廢則諸夏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則知正雅武王之詩莫盛於蓼蕭之三以明文王之德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者在此述有天下之盛事

皆歸諸武王以明繼志述事者在此小序之義惟皇甫謐得之而謂魚麗以下無文武治外之詩過矣以上皆三篇連奏之詩而菁菁者莪一篇獨殿於後者正雅樂章崩佚即如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且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則亦必有連奏之詩菁莪歌詠武王辟雍造士安知非新宮之族類而亡之乎或以斯干當新宮則宣王詩何由入儀禮乎更不直一噱已且文武治天下國家不出九經鹿鳴之三則尊賢體臣之詩也常棣伐木天保則親親敬大臣之詩也魚麗之三則體羣臣子庶民之詩也蓼蕭之三則柔遠人懷諸侯之詩也菁莪一詩以文德造士不應反殿其後則齊詩以天保爲卯仲伐木爲卯孟而卯季無篇若常棣又死喪急難鬩侮之詞不可列於常樂故召穆公亦止因事作之未必與伐木

爲三終然則菁菁者莪一篇之無屬或非齊詩樂章之舊第亦
未可知也

小雅宣王詩發微

問曰子論小雅不取采薇以下治外之序豈遣戍勞帥之大政
而文武闕其詩耶曰文武治外懷遠之政莫盛於蓼蕭之三若
夫采薇出車杕杜則皆宣王詩也出車之南仲卽常武之南仲
也今以采薇出車三詩錯在正雅而誣爲文王遂以南仲爲二
人魯詩齊詩不然也因出車而並誣常武之南仲爲文王臣毛
詩亦不然也小序謂采薇以下爲文武治外詩列九徵八閟以
質之後漢書馬融疏云玁狁侵周宣王立中興之功是以赫赫
南仲載有周詩是指出車之南仲徵一也王符潛夫論云蠻夷
猾夏古今所患宣王中興南仲征邊風俗通義曰詩美南仲闕
如哮虎是指常武之南仲徵二也蔡邕陳伐鮮卑議曰周宣王
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荆蠻徵三也鹽鐵論曰戎狄猾夏中國
不甯周宣王南仲吉甫式遏寇虐詩云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徵
四也（俗本或刪南字改吉字作仲山甫則
舋爲引出車之詩淺人妄改可哂）漢書匈奴傳云懿王
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疾而歌之曰靡
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采薇
詩）及其曾孫宣王命
將出師征伐詩人美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六
月出車彭
城彼朔方出
車此明以出車詩美宣王與鹽鐵論同其采薇兼述
懿王時者追原夷禍所始故云疾而歌之與史記匈奴傳戎狄
破逐周襄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薄伐云云者同例非謂詩作

於其時且亦可見斷非文王之世徵五也漢書古今人表文王
臣無南仲而宣王十一臣召虎方叔南中中山甫申伯尹吉甫
韓侯蹶父張中程伯休父中仲字古通用其居上品徵六也衡方碑將
繼南仲邵虎之軌召邵通用考皇父不過監軍帷此詩一見其他皆
頌南仲方叔召虎曾無皇父之功至幽王時而皇父兼卿士則
詩刺之矣宣幽皇父即一人見常武疏是以古今人表宣王諸臣不列皇父
而列於幽王下品之次箋疏乃以征南大功專歸皇父未之前
聞徵七也大雅言天子事今三詩皆言王事則當列於大雅且
不應二雅自相刺謬而緜皇矣諸詩述文王伐密伐崇距昆夷
至詳無一字及玁狁尙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
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

崩史記周本紀亦同大夷昆夷也耆黎也蓋幽近狄岐近戎故孟子止言
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孔疏亦謂書傳從無文王伐玁狁事
矧紂都河內於戎狄皆非切膚安肯舍淫酗而亟安攘徵八也
或援逸周書序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孤文單證然言備
不言伐且在初立之年非受命爲方伯時事與此詩無涉至竹
書紀年北宋已亡非見他書徵引者皆不可信而明人僞本乃
有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距昆夷城朔方以附會詩序殊不知
帝乙初年西伯未受命之前而謂殷王命南仲專征則與周詩
何與其於毛詩殷紂命文王之說亦已鑿枘不入自昔從無徵
引者至明季何楷始援之而陳啟源亦引以備攷則陋矣周無專鼎銘曰惟九月既望甲戌
王格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南仲右無專入門立中庭王呼史
友冊命無專曰官司佐王逋側虎方錫女元衣束帶戈琱戟彤
矢鑾勒鑾旂無專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云云是蓋宣王冊無
專於廟而南仲爲相禮可證命官於祖廟之說若文王方爲方

伯能錫其陪臣以彤矢鑒勒鑾旂乎能稱對揚天子丕顯敷休乎若南仲爲殷臣則紂之錫命當於殷廟何故於周廟況授時歷周文武二王時九月既望無甲戌乎徵九也南宮者南仲之氏或有疑南仲即文武五臣之南宮适者然則南容爲南宮敬叔且一名南宮适亦可謂文王八士之一乎宣王召虎亦可即文王召伯乎鼎銘之王命及王居射圃亦可謂追尊之稱乎且皇父受封作都於向向實姜姓而太師皇父實維尹氏并非南氏不得冒南仲爲太祖南仲之後有南季見於春秋隱九年經文與尹氏姜姓之裔毫無交涉南仲或可爲南宮氏之後皇氏豈得爲南氏之後乎以事實證之固非文王詩矣更以經文質之白虎通義曰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者古者明君尊有德必於太祖廟君降立阼階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此魯詩之說同於祭統而常武毛傳用之可見此經師相承古義而出車南仲誤爲文王詩者非毛本旨矣鄭箋反泥前傳以改此詩謂卿士指皇父而南仲乃其太祖果爾何不云太祖南仲乎何不云王命卿士太師皇父南仲太祖乎而孫毓強申之謂古者命將皆於禰廟不於祖廟不知王制明言天子出征受命於祖此詩王奮厥武王曰還歸明爲宣王親征不受命於祖而安所命乎至毓引陳勝僞冒項燕以證命將稱祖則三尺童子其哂之矣其閒一二雅中凡顯頌文王之詩皆歸之大雅而小雅絕無之所以尊文考也且詩頌文王武功皆追稱其號如云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文王烝哉從無通篇但稱爲王不指明何人之理以詩皆周公追作故也其閒二惟靈臺辟雍創自文王且前後皆文王詩不言二雅中可知故但稱王在云云若頌武功從無此例王與天子竝稱者惟宣王詩有之六月王四天子吉日天子烝民

卓清經解卷四百八十

王六天子二 江漢王七天子二 常武王八天子二 岐陽石鼓天子三 無專鼎銘王一 天子若頌文王詩止稱王從無稱天子者今出車詩言王事言天子者再言王命者一正符宣王諸詩之例毛鄭乃謂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南仲蘇子由因謂天子者紂王者文王何楷則又據僞竹書以天子王命爲帝乙謂文王作此詩以勞南仲百端遷就可謂辭費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即諸侯亦必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春秋書翬帥師譏征伐自大夫出文王既受方伯之命乃不馳驅王事而儼然使陪臣代干天討何其與伐崇伐密戡黎判然不倫至三書赫赫南仲以震耀其陪臣則雖春秋魯頌諸詩亦不至是也矧天子命我王命南仲自上下下授受截然豈展轉相命之詞而二雅中宣王諸詩無不以王與天子特稱並稱不一稱又若何分屬耶甚至篇首我出我車鄭箋謂上我南仲下我文王或謂兩我俱南仲或謂俱文王削趾適屨甚難實非其閱三采菅毛傳云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言其強美則劣矣是大[illegible]其詞典小雅言宣王兵其詞夸固有正變之殊今以出車置宣王詩中讀之江漢篇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即此詩我出我車彼旟旐斯也六月篇戎車既飭四牡騤騤白旆央央即此詩出車彭彭旗旐央央也采芑篇四牡翼翼白旆央央即此詩出車彭彭旗旐央央也采芑之顯允方叔征伐玁狁六月之薄伐玁狁于襄也常武之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即此詩赫赫南仲王命南仲也人同事同辭同其出吉甫史籀制作昭然無疑若以出車爲文王詩尚

何議宣王强美之爲劣乎其閒四馬端臨力詆詩序之功謂變風搗羽陟岵之與采薇杕杜意異而辭同若不賴序以明則文王臣民亦怨其上而二詩不得爲正雅矣誠哉是言獨不思史記以采薇爲戎狄交侵中國被其疾苦之詩本不以爲正雅故易林云采薇出車上下役急白虎通五行篇云古者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書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鹽鐵論云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此杕杜采薇所爲作也蓋戍非守在四夷之道大司馬九伐所不言自春徂冬檀瘡傷怨更非師不踰時之制宣承厲後不得已用之遂召祈父爪牙之怨刺啟揚水申許之先聲後儒尚習爲天保治內采薇治外之說曾是王者治外徒事戍役乎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正所謂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豈文武成康盛時所有乎其閒五集傳止以王爲周王而詩序辯說亦本謂采薇之三非文王詩馬氏乃謂文公於此胡不玩本詩詞自爲一說而卒如序說云云者尤誣妄也朔方爲雍州極北之邊去豐千有餘里故箋以黍稷方華爲朔方六月時周自遷岐以來幽部近地皆淪戎狄武王克殷有天下攘逐戎夷僅在涇洛以北史記匈奴傳豈文王已戍朔方盡有唐虞故地而武王反失前功蹙疆宇乎宣王戎狄是膺復周公之宇兼職方之地故其詩詳於玁狁略於西戎若王季文王時偪西遠北拜戎不暇詳後漢書西羌傳方以駭昆夷爲僅事何暇驅玁鬻於朔方其閒六宣

皇清經解卷四百

王武功始西伐終南征六月西伐第一舉采芑南征爲再舉采薇出車西戎其三舉江漢常武南征其四舉蓋厲末宣初侵鎬及方玁狁孔熾四夷莫强焉於是吉甫六月出師薄伐至于太原而尚不言執訊獲醜則國家新造兵力未盛故嚴尤謂宣王命將出征盡境而還驅之而已是時方叔繼此南征故有征伐玁狁荆蠻來威之詞相連而及於是采薇遣戍守邊爲將來城朔方之地既而出車命將往城于方一月三捷執訊獲醜以收六月前舉之成功是以南征徐方亦遂以南仲爲大將蓋嗣吉甫方叔而再奏膚功南仲鼎銘所謂先伐虎方旋相南國者於此益信若以出車爲非宣王事則是偪近京畿强狄僅有吉甫六月一師稍爲驅逐而區區南夷乃煩方叔召虎皇父三次大舉緩急不倫經略安在其閒七又以齊詩緯四始五際篇第求之彼以伐木天保常棣爲卯宮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爲巳宮六月采芑車攻爲午宮吉日鴻雁庭燎爲申宮然則例以毛詩篇第巳午之際尚多蓼蕭之三午申之閒反缺未宮一位按章以求則知齊詩蓼蕭三篇當先魚麗而爲辰采薇三篇當後采芑而爲未也昭矣孔氏廣森既能推其篇第之不合乃反謂蓼蕭之三當倒在六月采芑爲未宮試思以蓼蕭三詩置宣王詩中與以玁狁南仲之詩置此者孰類孰不類乎今以采薇出車次六月采芑之後情事次第昭然相承既合齊詩樂章亦補宣王詩史其閒八然則以經文求之又非文王之詩矣并列三表用質明者

詩大序疏引齊詩緯汜歷樞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午亥之際爲革命丁酉之際爲革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聽候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曲阜孔檢討廣森曰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古者作樂三篇同奏以一詩爲一終漢初古樂未湮故說始際者則以與三暮之說相配如文王爲亥孟大明爲亥仲緜爲亥季其始皆舉中篇者猶三暮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同爲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同爲巳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次不盡同毛也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唯采芑爲午似謬蕭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爲末也吉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仲又篇次之異又戌子丑爲何篇不可推測矣

今推詩篇次表

毛詩篇次表	鹿鳴	孟	文	正雅皆周公所述文武之德無成王詩亦無他人所作	
鹿鳴	文				
四牡					
皇皇者華	文				
常棣	文	四牡	寅仲	文	
伐木	文	皇華	季	文	
天保	卯仲 文武	伐木	孟	文齊詩先伐木於常棣	

天保
采薇 文 毛序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憂勤終逸樂
出車 文
杕杜 文
魚麗 武 皇甫謐述毛序以魚麗下皆武王詩孔疏從鄭譜以魚麗下皆成王詩非是
嘉魚 武
南山 武
蓼蕭 武
湛露 武
彤弓 武
菁莪 武 菁莪在外以上寅卯辰巳四宮皆文武詩
六月 孟宣
采芑 仲宣
車攻 季宣
吉日 孟宣
鴻雁 申仲宣
庭燎 季宣
沔水 孟宣
鶴鳴 季宣
祈父 酉仲宣
白駒 季宣
黃鳥 季宣
我行其野 孟宣
斯干 孟宣
無羊 孟宣
節南山 孟宣
正月 孟宣
十月之交 孟宣
雨無正 孟宣
小旻 孟宣
小宛 孟宣
小弁 孟宣
巧言 孟宣
何人斯 孟宣
巷伯 孟宣
谷風 孟宣
蓼莪 孟宣
大東 孟宣
四牡 孟宣
皇皇者華 孟宣
常棣 季文武
蓼蕭 孟武 此三篇述武王撫四夷諸侯之詩
湛露 辰仲武
彤弓 季武
菁莪 孟武 此三篇述武王賓賢養老之事
嘉魚 巳仲武
南山 季武
采芑 午仲宣
采薇 季宣 毛誤入文王正雅

六月 宣
采芑 宣
車攻 宣
吉日 宣
鴻雁 宣
庭燎 宣
沔水 宣
鶴鳴 宣
祈父 宣
白駒 宣
黃鳥 宣
我行其野 宣
斯干 幽
無羊 宣
節南山 幽
正月 幽
十月之交 幽
雨無正 幽
小旻 幽
小宛 幽
小弁 幽
巧言 幽
何人斯 幽
巷伯 幽
谷風 幽
蓼莪 幽
大東 幽
四牡 幽
皇皇者華 幽
出車 孟宣 毛誤入文王正雅
杕杜 未仲宣 毛誤入文王正雅
車攻 季宣
吉日 孟宣
鴻雁 申仲宣
庭燎 季宣
沔水 孟宣
鶴鳴 季宣
祈父 酉仲宣
白駒 季宣
黃鳥 季宣
我行其野 孟宣
斯干 孟宣
無羊 孟宣
節南山 孟宣
正月 孟宣
十月之交 孟宣
雨無正 孟宣
小旻 孟宣
小宛 孟宣
小弁 孟宣
巧言 孟宣
何人斯 孟宣
巷伯 孟宣
谷風 孟宣
蓼莪 孟宣
大東 孟宣
四牡 孟宣
皇皇者華 孟宣

右表略本孔說而審定之篇義時世庶幾得所惟鹿鳴以

前尚有子丑二宮疑取關雎鵲巢兩始再前爲文王革命
故取文王大明緜陵夷至於宣王酉宮陰盛陽微則酉後
之戌宮當亦取祈父以後宣王三詩矣菁莪一詩獨殿於
末服虔所述韓詩正雅篇第亦同蓋亡其族類故無連奏
之篇而齊詩亦不列於始際數緯書起西漢之際所見尚
是三家原本故其誼無足深求而取以證古詩篇第固未
有確於斯焉

周無專鼎銘攷甘泉羅士琳譔

焦山舊藏周無專鼎或云無惠或又云無當作鄦銘凡十
行行九字其第三行及後三行行十字大共九十四字其
文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南中
之南仲毛傳以爲文王之屬常武篇之南仲毛傳以爲王
命南仲於太祖是宣王之臣也齊魯韓三家詩并以采薇
出車之南仲皆爲宣王然則鼎之或爲文王時器或爲宣
王時器當以九月既望甲戌推之案詩大明疏鄭注尚書
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術斟周術恒後天今攷
周世年日似用周術爲較切據四分周術上元丁巳至文
王受命之元年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九算外李淳
風五經算術注云周術上元丁巳至魯僖公五年丙寅積
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依劉歆說伐紂至魯
釐公五年積四百六十七歲又世經謂文王受命至伐紂
克殷凡十三歲二共四百八十歲以減僖公距積得此數
與開元占經合盈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去之餘四百八十九爲入

紀年以六十去之餘九命起丁巳算外得是年歲有丙寅
乃置入紀年如蔀法七十六而一得積蔀六命甲子一癸
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算外得戊午蔀其不
盡之三十三卽爲入蔀年是文王受命元年丙寅入周術
戊午蔀三十三年又三統漢術上元庚戌至文王受命之
元年十四萬二千九十六算外漢志三統上元至伐紂之
元起庚戌受命至伐紂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
減之得此數與開元占經合歲十三歲盈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
去之餘三千五百八十六如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而一
得二命甲子一甲辰二算外爲入孟統甲申其不盡之六
百八卽爲入統年是文王受命元年丙寅入漢術甲申統
五百八年爰以四分周術爲主佐以三統漢術參覈同異

進退推勘得文王受命以來始丙寅終甲戌計九年凡日
辰甲戌皆不值九月旣望更案自文王元年丙寅迄厲王
五十一年癸酉凡十一王共三百八歲如蔀法而一得積
蔀四不盡四用加文王元年術之入蔀年命自戊午七丁
酉八丙子九乙卯十算外得甲午蔀是宣王元年甲戌入
周術甲午蔀三十七年又以三百八歲用加文王元年漢
術之入統年是宣王元年甲戌入漢術甲申統八百一十
六年復據二術推勘得宣王之始甲戌終己未計四十六
年惟十六年己丑是歲入甲午蔀五十二年以章月二百
三十五乘之得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如章法一十九而一
得六百四十三爲積月不盡三爲閏餘是歲無閏以蔀日

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一千七百八十四萬九
千三十七如蔀月九百四十而一得一萬八千九百八十
八爲積日不盡三百一十七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二
十八爲大餘命起甲午算外得周正建子月朔壬戌置正
月大小餘累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小餘滿蔀
月得一從大餘大餘盈六十去之得逐月朔大小餘加至
八次得大餘五十六小餘二百三十三卽爲周正建申月
朔大餘二十四小餘五百四十九又加大餘一十四小餘
七百一十九半爲建申月望大餘三十九小餘三百二十
八半命如前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又是歲入甲申統八
百三十一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十九萬五千
二百八十五如章歲一十九而一得一萬二百七十八爲
積月不盡三爲閏餘是歲無閏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
乘積月得二千四百五十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如日法
八十一而一得三十萬三千五百一十八爲積日不盡一
十八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三十八爲大餘命起甲申
算外得周正建子月朔壬戌置正月大小餘累加大餘二
十九小餘四十三如周術加至八次得大餘五十六小餘
二十卽爲周正建申月朔大餘三十四小餘三十八又加
大餘一十四小餘六十二爲建申月望大餘四十九小餘
一十九命如前亦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既望甲戌爲
月之十七日與鼎銘合阮相國曾疑此銘不類商器當是

宣王時臣友人魏默深舍人源歷舉齊魯韓古誼出車常武皆宣王詩因以鼎銘月日干支請予推算果得此確證洵千古大快爰列表於次以申大小雅三家詩誼非第資金石文字之徵信而已甘泉羅士琳識

文王受命元年丙寅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壬寅朔　丁巳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年丁卯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丁酉朔　辛亥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年戊辰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辛酉朔三統推作庚申　乙亥望三統同

文王四年己巳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乙卯朔　庚午望三統并同

文王五年庚午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己酉朔　甲子望三統并同

文王六年辛未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癸酉朔　戊子望三統并同

文王七年壬申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戊辰朔三統推作丁卯　壬午望三統同

文王八年癸酉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壬戌朔　丁丑望三統并同

文王九年甲戌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丙戌朔三統同　辛丑望三統推作庚子

已上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據二術所推皆不得九月既望甲戌

宣王元年甲戌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酉朔　庚子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年乙亥　是歲閏餘無閏

九月己酉朔　甲子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年丙子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甲辰朔　戊午望三統并同

宣王四年丁丑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戊戌朔　癸丑望三統并同

宣王五年戊寅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壬戌朔　丁丑望三統并同

宣王六年己卯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辰朔　辛未望三統并同

宣王七年庚辰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辰朔　乙未望三統并同

宣王八年辛巳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乙亥朔三統推作甲戌　己丑望三統同

宣王九年壬午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巳朔　甲申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年癸未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壬辰朔三統推作癸巳　丁未望三統同

宣王十一年甲申 是歲閏餘六無閏
九月丁亥朔 壬寅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二年乙酉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九月壬午朔 三統推作辛巳 丙申望三統同
宣王十三年丙戌 是歲閏餘一無閏
九月乙巳朔 庚申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四年丁亥 是歲閏餘八無閏
九月庚子朔 三統同 乙卯望三統推作甲寅
宣王十五年戊子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九月甲子朔 戊寅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六年己丑 是歲閏餘三無閏
正月小壬戌朔 癸酉望己上三統并同翌日甲戌
二月大辛卯朔
三月小辛酉朔
四月大庚寅朔
五月小庚申朔
六月大己丑朔
七月小己未朔
八月大戊子朔
九月戊午朔
己上宣王自元年甲戌迄十六年己丑據二術所推
惟是歲九月既望得甲戌爲月之十七日與鼎銘合

宣王十七年庚寅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壬子朔 丁卯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八年辛卯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丙子朔 辛卯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九年壬辰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辛未朔 乙酉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年癸巳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丑朔 庚辰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一年甲午是歲閏餘無閏

九月己丑朔 甲辰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二年乙未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未朔 戊戌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三年丙申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戊寅朔三統同 癸巳望三統推作壬辰

宣王二十四年丁酉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壬寅朔 丙辰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五年戊戌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申朔 辛亥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六年己亥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申朔 乙亥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七年庚子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寅朔 己巳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八年辛丑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酉朔 癸亥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九年壬寅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癸酉朔三統推作壬申 丁亥望三統同

宣王三十年癸卯 是歲閏餘六無閏

九月丁卯朔 壬午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一年甲辰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九月辛酉朔 丙子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二年乙巳 是歲閏餘一無閏

九月乙酉朔 庚子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三年丙午 是歲閏餘八無閏

九月庚辰朔三統推作己卯 甲午望三統同

宣王三十四年丁未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九月癸卯朔 戊午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五年戊申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戊戌朔三統同 癸丑望三統推作壬子

宣王三十六年己酉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壬辰朔 丁未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七年庚戌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丙辰朔 辛未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八年辛亥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庚戌朔 乙丑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九年壬子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巳朔

宣王四十年癸丑　是歲閏餘無閏

九月己巳朔三統同　甲申望三統作癸未

宣王四十一年甲寅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亥朔

宣王四十二年乙卯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丁巳朔

宣王四十三年丙辰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辛巳朔

宣王四十四年丁巳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子朔三統同　辛卯望三統推作庚寅

宣王四十五年戊午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子朔

宣王四十六年己未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午朔

已上文王世凡九年宣王世凡四十六年二共五十五年惟宣王十六年己丑據二術所推并得九月既望用鼎銘合外此五十四年詳具九月朔望用備參攷

予既推勘得九月既望甲戌在宣王十六年己丑定此鼎爲宣王時器魏默深復云此證鼎銘固無疑誼矣至毛傳

於召車篇以王爲殷王謂南仲爲文王之屬倘有墨守家
謂在未改元稱王以前者將何以息其喙予謂鼎銘明言
王格於周廟固萬難移之殷世然毛傳既有此語不妨再
推未改元以前之年因復據世經文王四十二年後八歲
而武王伐紂計之是文王受命元年爲未改元之三十八
年應於二術中各減三十七算得文王即位元年己丑入
周術己卯蔀七十二年又入漢術甲申統四百七十一年
更案文王未受命之先其時尚服事殷應用商正建丑以
建酉月爲九月如法推勘自文王即位以來迄受命元年
之前一歲始己丑終乙丑凡三十七年覩列九月朔望綴
塒於末以明文王受命先後四十六年加伐紂克殷四
年共得五十歲皆

無是日也士琳又識

文王即位元年己丑　是歲閏餘十無閏
　殷九月丁未朔三統　壬戌望三統推
　　司　　作辛酉

文王二年庚寅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殷九月辛未朔三統推　乙酉望三統
　　作庚午　　同

文王三年辛卯　是歲閏餘五無閏
　殷九月乙丑朔　庚辰望三統
　　并同

文王四年壬辰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殷九月己未朔　甲戌望三統
　　并同

文王五年癸巳　是歲閏餘無無閏
　殷九月癸未朔　戊戌望三統
　　并同

文王六年甲午　是歲閏餘七無閏
殷九月戊寅朔三統推作丁丑　壬辰望三統同
文王七年乙未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殷九月壬申朔　丁亥望三統并同
文王八年丙申　是歲閏餘二無閏
殷九月丙申朔　辛亥望三統并同
文王九年丁酉　是歲閏餘九無閏
殷九月庚寅朔　乙巳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年戊戌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殷九月甲寅朔　乙巳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一年己亥　是歲閏餘四無閏
殷九月己酉朔三統推作戊申　癸亥望三統同
文王十二年庚子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殷九月癸卯朔　戊午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三年辛丑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殷九月丁卯朔三統同　壬午望三統推作辛巳
文王十四年壬寅　是歲閏餘六無閏
殷九月辛酉朔　丙子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五年癸卯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殷九月丙辰朔三統推作乙卯　庚午望三統同
文王十六年甲辰　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己卯朔　甲午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七年乙巳 是歲閏餘八無閏
殷九月甲戌朔三統同 己丑望三統推作戊子
文王十八年丙午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殷九月戊戌朔三統同 癸丑望三統推作壬子
文王十九年丁未 是歲閏餘三無閏
殷九月壬辰朔
文王二十年戊申 是歲閏餘十無閏
殷九月丙戌朔 辛丑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一年己酉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殷九月庚戌朔 乙丑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二年庚戌 是歲閏餘五無閏

殷九月乙巳朔三統同 庚申望三統推作己未
文王二十三年辛亥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殷九月己亥朔 甲寅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四年壬子 是歲閏餘無無閏
殷九月癸亥朔 戊寅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五年癸丑 是歲閏餘七無閏
殷九月丁巳朔 壬申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六年甲寅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殷九月壬子朔三統同 丁卯望三統推作丙寅
文王二十七年乙卯 是歲閏餘二無閏
殷九月丙子朔 庚寅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八年丙辰 是歲閏餘九無閏
殷九月庚午朔 乙酉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九年丁巳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殷九月甲午朔 癸卯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年戊午 是歲閏餘四無閏
殷九月戊子朔 壬辰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一年己未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殷九月癸未朔 丁酉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二年庚申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殷九月丁未朔三統推作丙午 辛酉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三年辛酉 是歲閏餘六無閏

殷九月辛丑朔 丙辰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四年壬戌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殷九月乙未朔 庚戌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五年癸亥 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己未朔 甲戌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六年甲子 是歲閏餘八無閏
殷九月甲寅朔三統推作癸丑 戊辰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七年乙丑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殷九月丁丑朔 壬辰望三統并同

已上文王受命之先自元年己丑迄三十七年乙丑據二術用商正建酉爲九月推得甲戌皆不值既望

變小雅幽王詩發微上

或曰小雅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刺幽王而節篇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正月篇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篇之周宗既滅皆非先事憂危之詞且謂爾遷于王都明爲東遷以後而節南山作刺之家父與所刺之尹氏皆見於春秋平桓之世故韋昭以爲平王時詩孔疏亦謂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信乎曰說經者必明全經之例而後可以定一篇亦必綜當時之全勢而後可以論一事小雅自鼓鐘以前皆西都之雅也自楚茨四篇以下而後爲東都之雅焉彼都人士以下而後爲東遷之雅焉況十月之交雨無正四詩孔疏謂韓詩篇第同毛必無倒亂如第望文爲義疑其詞類東遷則請一一疏通證明之以徵

毛與三家之合節南山首箋云天下諸侯自相侵伐其國已盡滅絶汝何用爲職不監察之疏引雨無正斬伐四國及沔水之箋以釋之則指四方之侯國非指王國也況祖伊曰天既訖我殷命其時殷未亡也故穀梁傳曰國有既滅家有既亡君有既喪於幽王時何疑乎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明指西都豐鎬之終南若洛都安有巖巖之南山乎董仲舒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詩人疾而刺之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荀子說苑韓詩外傳載孔子聽魯父子訟事皆再引此詩而說文引天方薦嗟嗟本字瘥瘥段字釋爲殘歲之田皆可證魯詩訟田之說不平謂何刺師尹斷不平政以賄成也此詩專刺政之不平故又曰昊天不平曰式夷式已又曰君子如夷秉鈞之人偏黨徇私大雅瞻卯篇刺幽王云人有土田女

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郎此義也　淮南子高誘注又謂暴公蘇公有爭田之訟亦幽王卿士事若驪山傾覆之後尚暇刺虞芮爭田之訟乎以此斷之節南山之爲幽王詩必矣正月之詩斥呼褒姒不似臣下之詞且不上匡王闕中憂師旅下陳民瘼而惟繾身家之況瘁詎刺王室之體裁泣匪微子悲近婦人疑刺幽王申后之廢因代爲申后之詞故首末皆言念我獨兮憂心京殷猶白華篇之子之遠俾我獨兮也次章父母生我胡俾我瘉猶莊姜詩父兮母兮畜我不卒也三四五章言已無辜之身廢黜絕祿并媵臣僕從斥逐無栖中林倏爲薪蒸猶貴后之忽賤也卑阜俄成岡陵猶賤變之驟貴也不懲厲弧之訛言覆來貢諛之占夢國有人乎良可唏矣六七章言被譖之後俯仰皆尤容身無地維彼妒婦之口實同虺蜴之情方其入宮之初屈體求我惟恐不當我意豈圖寵偏之後不德反仇曾不念我前日之力耶八章至十一章顯斥褒姒明爲故后斥僭嬖之詞燎之方揚喻禍水之滅火厲弧箕服卜宗周之必亡（幽王三年山川震伯陽父料周之亡不過十年史伯語鄭桓公引厲弧之謠決周之弊不及三稔是周之必亡而亡周之必爲褒姒人人知之何待東遷之後耶）然夫婦誼同輔車太子國之陪貳今逐妻放子危誰持顛誰扶厥在于沼亦靡克樂雖見棄歸申而憂心慘慘何日忘國之怙危矣末二章則宴爾新昏不思舊好彼之屋穀酒旨且殽何其樂此之悖獨瘨痒何其痒明皆燕雀處堂之日膏粱醉夢之情若乃驪烽舉故宮黍明眸皓齒污游魂貴戚權窘歸焦土尚何昏姻之洽比尚何富人之獨哿以此決之正月之爲幽

王詩必矣至雨無正次章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則壹似亡國之後者謂爾遷于王都則壹似東遷之詞者庸詎知西周未亡之前鎬京已先失幽王已東徙乎考傳箋宗周皆指鎬京正月宗周毛傳雨無正宗周鄭箋而驪山在鎬東將二百里苟其時鎬京未失幽王何故烽於驪下何故敗於戲上具詳小雅答問明爲辟偪漸徙而東故都先爲戎有春秋破都邑殺民人曰滅詩正作於其時羈棲下邑眾叛親離不監前車再敗塗地後此幽王諸雅其皆東西周之交乎至謂尹氏卽春秋隱三年卒之尹氏家父卽桓八年來聘十五年求車之家父則上距幽王之沒已七十五歲春秋鄭有雨子孔晉有二士匄衞宋俱有公孫朝鄭衞俱有公孫揮烏知家父非同字之人且景王時尹氏立王子朝故春秋譏世卿擅權豈亦爲一人乎以此決之雨無正之爲西都詩又必矣知予王毛序刺幽者非苟同則其力辯毛序非刺幽者非苟異矣曰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皆刺幽王漢書翼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而不言值何王之世孔疏謂韓詩篇第亦與毛同則惟鄭箋以四詩皆刺厲王梁虞劇唐僧一行傳仁均皆以長歷推得周幽王六年乙丑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入食限而國語岐山崩三川竭之在三年則因日食追數之此時番爲司徒與鄭桓公友爲司徒在八年者亦無不合鄭說種種不符或據漢書褒閻之文謂魯詩以閻妻爲厲王妃實鄭箋所本然魯詩之可考

孰有如太史公劉向班固之書者而史記周本紀惟詳幽王褒姒之事於厲王閻妻無述焉列女傳嬖孽類於末喜妲己後即次以褒姒亦無厲之閻妻向撰此傳以規成帝其於是門特所用意豈有三代之典失之目睫之前漢書古今人表亦有褒無閻其餘皇父七子旁及虢石申侯同列幽王下品之次則魯詩刺幽明如星日與厲王風馬牛不相及矣諸家所據者徒以漢書左雄疏曰幽厲皆亂不自爲政褒閻用權七子黨進谷永疏曰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妾驕扇日以不臧宜抑褒閻之亂息白華之怨班婕妤長門賦曰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謂其褒閻對言耳不知閻剌皆豔之辭借正猶褒妾褒嬖之云申伯爲宣之元舅可證厲后姜姓之女且閻果厲后則循序當曰閻褒何故咸稱褒閻乎谷永疏以閻妾卽斥褒姒其諸疏或連舉幽厲猶述太平必曰成康豈一詩能屬二王七子能作亂兩朝乎謂爾遷于王都箋以王都爲巍剌羣臣之不從王不恩太子靖在召公之宮國人圍而欲殺是宣王尙不能從於巍而羣臣能從之乎川竭山崩槩弧箕服爲幽王時事具見書傳而厲王時山川之變女戎之禍曾有影響可尋乎且鄭答趙商惟言注禮時用韓詩不云用魯如此詩剌厲有本何不明言而但據番爲司徒之孤證孔疏謂鄭說本於中候摘雒貳箋引中候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剌用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用小人家伯冢宰主地載震言自文至厲十世也剌猶閻豔古今字以緯候之書非所取信故不明言豈非三家詩所咸無乎循考魯詩剌厲之誣起於師古之注漢書用鄭箋以誣谷永苟非正

義稍持其平則後人幾以鄭箋之異毛義者即指爲魯韓而家法潰然矣知予力證三家刺幽者非苟同於毛則其他篇力證三家非刺幽者非苟異於毛矣釋文云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初毛公移其篇第云云案此云前儒申毛者謂王肅之徒申毛難鄭也而日知錄引此作前儒申公毛公實爲大誤無論唐代止存韓毛之詩齊魯亦無申韓之稱且釋文對辨毛鄭童子知其異同通儒有此笑柄良可愕焉

變小雅幽王詩發微中

魏源問於毛詩主人曰小敘世次美刺之可疑未有如小雅楚茨以下之甚者也正雅成王之後直接宣王其中全盛如康昭穆六七世竟無一詩豈朝會燕饗巡狩征伐諸事皆至成王詘然而止至厲宣又猝然而興乎其未喻一也大雅正十八變十三小雅正十六變五十四之一其未喻二也儀禮僅存士大夫然天子祭禮亡而樂章猶存於周頌諸侯祭禮亡何樂章并佚於二雅乎詩序出於太師其未喻三也宣王既爲變雅子不先父厲王遂無刺詩平桓以下又雅降爲風於是節南山以下四十四詩集矢於幽王然西周列國之正風既不幸亡於兵燹何以小雅康昭諸世又不約而同亡且詩亡然後春秋作故王風終於平王之四十九年爲春秋所託始何以變雅竟無平王又與春秋不相續詩序出自國史其未喻四也詩之陳古以刺者庭燎鷄鳴則託詞嫁喻文王曰咨則借景鑒形病藥昭然聞者足戒幽王沈湎冒色賢奸貿濫伏戎奪嫡禍患厝薪詩人欲匡亂亡斷難譚笑以道三

月十月小旻召旻節彼瞻卬諸篇陳規具存何此忽皆詆祝報賽之文朝會燕饗之什何異奏鼓以饗爰居諷孝經以解盜賊歌卿雲八伯於辛癸奏郊祀安世於桓靈賦者既有病不呻閭者益端晏思臥視二雅刺幽諸什何其氷炭不倫其未喻五也魯韓以關雎鹿鳴兼刺時論者尙不以爲本義然使施之幽王則房中可諷宮闈之失鹿鳴足動體下之情於彼則疑之於此反信之有黨枯仇朽之情無痾瘝家國之慮誦詩不求達政言志艱於射覆甯錯周孔毋非毛鄭其未喻六也朱子不得鄭衞國風之說一舉而歸之淫奔毛序不得小雅之說一舉而歸之刺幽諸儒於鄭風之淫奔則諍之於小雅刺幽則阿之左右佩劍得失齊楚其未喻七也善乎安溪李氏之言曰大雅世次最明小雅鹿鳴至鼓鐘序亦未紊獨至楚茨以下復起初似文武成康詩青蠅以下似厲王詩黍苗明爲宣王詩白華明爲幽王詩復依世次重敘一周先儒謂楚茨四詩爲幽雅竊謂瞻洛都人士以下皆東都之詩而附幽雅猶東山破斧亦周公居東都之詩而附豳風也鹿鳴以下西都之雅有正有變瞻洛都人士以下東都之雅亦有正有變是說一破拘牽之例然人猶未敢決信者一則豳雅之說未明二則美刺之詩無證三則所論世次未審也如因角弓菀柳都人士采綠四詩在采菽之前遂并以爲刺宣王之類皆未確請列十四證以著其說天子祭祀之詩非列於頌卽列於大雅小雅從無王祭之詩楚茨信南山二篇廣陳祀事明爲王畿公卿祭祀樂章而通用於侯國可補儀禮之未備若小雅亦陳王祭則與大雅

體例相同亂全經之疆界且諸侯祭祀竟無樂章乎證一也大田甫田二詩皆兩言田祖畯鄭箋明引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安得謂非豳雅證二也至以下諸詩知為東都雅而非刺幽者則白虎通引韓詩內傳以韐有奭奭同為諸侯世子初受爵命之詩為瞻洛鄭箋之所本說詳小雅苕苕問證三也孔叢載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則亦諸侯初朝見之詩故與瞻洛相次證四也孔叢出魏晉時魯韓詩尚存猶小爾雅之有本左傳衞侯享苦成叔苦成叔傲甯惠子曰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詩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則是古者天子饗諸侯而訓之詩故桑扈黃鳥則大行人春朝諸侯之事角觥旨酒則饗賓獻依命數之文不戢不難彼交匪敖則饗以訓其儉之義故與裳華相次證五也國語秦穆公享公子重耳賦采菽重耳賦黍苗韋昭注采菽王錫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漢明帝賜東平王蒼詔曰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孔叢子孔子曰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是魯韓皆以為盛世朝會樂章況黍苗召伯營謝明為宣王之事襄十九年范宣子賦黍苗杜注與韋昭同證六也白帖御宴類馬文有在鎬之樂又唐順宗本紀有魚藻宮皆用韓義必匪刺幽證七也韓詩以鼓鐘為昭王詩則知必不厠幽王詩中而列於東都之雅矣以賓筵為衞武公飲酒悔過則不以為刺幽與抑詩同矣證八也頖弁序謂暴戾無親角弓序謂不親九族骨肉相怨其篇次當相比劉向封事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

非怨其下歷引角弓小旻十月之交正月四詩而繼以厲王奔
彘幽王見殺則知四篇中有厲王詩而小旻十月之交正月皆
刺幽王則刺厲非角弓而何且菀柳刺幽王何三章連斥宣王
之諱其爲刺厲王無疑矣厲之暴虐人無敢正言者板蕩諸詩
詩則所言皆託諸上帝與此詩一轍若刺幽之
無恐矣惟以角弓菀柳與青蠅賓筵互易則篇次皆得證九
也彼都人士明爲東遷後詩而宣王召伯之黍苗幽王申后之
白華反厠其後觀秦穆賦采菽重耳賦黍苗可見皆非刺幽不
當如今詩之敘證十也後漢儒林傳劉昆傳每春秋饗射備列
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菀首章懷注引詩曰
幡幡瓠葉采之烹之有菀斯首魚之燔之謂以瓠葉爲俎豆實
射則歌菀首之詩以爲節則此詩蓋古人饗射之樂章劉昆平帝時人

受施氏易本今文家故本魯韓古義而章懷注兼引毛序則自亂其例詳見荅問鄭箋云君子指庶人
有賢行者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洽朋友習禮講道藝與劉昆
傳全同則亦闇用韓義故左傳鄭伯享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
孟欲一獻子其從之杜注謂古人不以微物廢禮證十一也采
綠序但云刺怨曠也與後漢劉瑜傳同瑜傳曰天地之性陰陽
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則歌仲尼所錄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
緜蠻微臣刺亂也苕之華大夫閔時也皆序無明文而續序傳
會之明徵豈非末八篇刺乎王之詩毛亦未嘗概指爲刺幽乎
證十二也漸漸之石序言幽王時戎狄叛之荆舒不至夫詩言
東征而荆舒乃周之南土箋疏曲爲傳會背經立異不可勝鋤
如箋以不遑朝矣爲朝王類證十三也朱氏公遷謂自菀柳至何草不黃皆

風體雅降爲風亦有其漸案此數篇在都人士後皆平王詩故與王風無異試觀正月十月之交小旻雨無正刺幽之篇是何等制作乃至末而忽盡成風體豈非雅亡於平之四十九年而後春秋作此則其未亡之時已爲將亡之漸歟東遷之變雅固難强傳於西京歟證十四也毛詩刺幽之失既明而後聖人正樂得所之功可著請爲之著其說曰楚茨信南山二詩諸侯祭宗廟之樂章也甫田大田二詩諸侯幽祭之樂章也瞻洛裳華桑扈鴛鴦采菽魚藻諸侯朝覲於東都之樂章也瓠葉諸侯造士庶人習禮之樂章也西都之雅多天子燕享朝祭征伐之事東都之雅多諸侯祭祀朝覲燕飲美刺之事其次於豳雅後也猶東都王風之次於豳風後也別詳國風非但節彼南山彼都次第篇

人士瞻彼洛矣明爲東西都之分即如鴛言徂東明爲西人之詞漆沮之從明獵西都之地豈非詞雖涉東而詩則作於西人乎申伯之國在南陽宛洛之閒在鎬之吟乃東諸侯望幸之什豈非白華魚藻詞雖涉西而詩則作於東人乎大東之詩東國困役而譚大夫作乃譚子人爲王朝大夫者故以東人西人一一對較明是王朝大夫目擊朝貴驕侈所作故爲西都之雅而列於前也若如箋謂譚國在東其大夫尤苦征役云則非王朝之雅矣曷不列於風乎蓋詩必感而後發康昭穆之時承平無事非朝會不至東都而瞻洛魚藻之望幸淮水鼓鐘之憂時皆以東人罕見王轍而作故無西都之雅屬王監謗道路以目召穆凡伯僅託諷於同僚其餘安敢進諫故亦無西都之小雅惟宣王中興幽王大壞東西所同美同刺故小雅宣王獨多焉毛乃概指爲西都之詩混其疆界之舊强其時世之

次猶出車采薇杕杜三篇之誤以爲正雅試如三家之在宣王詩中則必以爲變雅矣苟更濫厠於瞻洛等篇則必概以爲刺幽矣以今考之小雅前什於成王之後直接宣王其中隔絕數世今瞻洛裳華桑扈鴛鴦瓠葉五篇皆成周盛事當爲成康昭穆東都朝會政教之詩而鼓鐘次之頍弁等篇在衞武賓筵之前可知爲厲王詩魚藻采菽次其後而朝會復盛可知爲宣王詩繼以角弓菀柳而怨刺又起則小序之刺幽王者可從角弓菀柳宜與車舝青蠅賓筵互易此姑據毛次次以都人士而王室東遷則以後之刺平王者可推惟宣王黍苗幽王白華不獨當在都人士之前并當在角弓之前采菽之後說已見前如是則詞義與徵驗俱確時世與篇次秩然矣或曰東都之雅何以必次於幽雅之後曰幽雅者諸侯祭祀報賽之樂章異於天子之幽頌民庶之幽風既不可列於大雅復不可冠於正小雅亦不可殿變雅之末則以界厠於西東二雅之間而凡諸侯朝會之詩相從類附焉宜矣幽者周室侯服所肇造東都者周公制禮樂時所營若曰後之爲公侯者宜上法幽公中法周公爾若曰以制作之功歸之周公而後王不敢尸云爾

毛詩楚茨以下篇次　今考定三家詩篇次

楚茨	刺幽王	公侯祭祀之雅	
信南山	刺幽王	公侯祭祀之雅	
甫田	刺幽王	公侯幽雅	
大田	刺幽王	公侯幽雅	

瞻彼洛矣	刺幽王	康昭穆	瞻
裳裳者華	刺幽王	康昭穆	裳
桑扈	刺幽王	康昭穆	桑
鴛鴦	刺幽王	康昭穆	鴛
瓠葉	刺幽王	康昭穆	瓠
鼓鐘	刺幽王	昭王	鼓
頍弁	刺幽王	厲王	頍
車舝	刺幽王	厲王	車
青蠅	刺幽王	厲王	青
賓之初筵	刺幽王	宣王	賓
魚藻	刺幽王	宣王	魚
采菽	刺幽王	宣王	采
角弓	刺幽王	厲王	角
菀柳	刺幽王	厲王	菀
都人士	刺幽王	平王	都
采綠	刺幽王	宣王	采
黍苗	刺幽王	宣王	黍
隰桑	刺幽王	平王	隰
白華	刺幽王	平王	白
緜蠻	刺幽王	平王	緜
瓠葉	刺幽王	平王	瓠
漸漸之石	刺幽王	平王	漸

苕之華　刺幽王
何草不黃　刺幽王

變小雅幽王詩發微下

或曰以變小雅之言農事者爲豳雅斯說昉自宋儒於三家亦有本乎又以甫田大田二詩爲豳雅而楚茨信南山則但爲諸侯祭祀之樂章復與東都詩附豳雅之例不盡合抑有說乎曰豳雅豳頌之說三家詩不傳然豈獨三家無之即毛詩亦豈有之乎即鄭箋以七月前二章爲豳風中四章爲豳雅末二章爲豳頌之說亦豈有所本乎以爲出毛詩則毛序毛傳無之以爲出韓詩則鄭注禮時皆用韓說而周禮籥章注云豳詩謂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是首章卒章皆爲豳風也豳雅者亦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則首章又爲豳雅也豳頌者亦七月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之事則第六章又可爲豳頌也果出韓詩豈一家而二說乎蓋三百篇中本無豳雅豳頌之名故齊魯韓毛皆所不譚及禮家欲譚之不知於雅中求雅頌中求頌而但統求於風詩之中是以展轉臆度終無定說試問鼠墐戶熏葵剝棗於雅體何與於籥章祈田祖樂田畯之義何與朋酒羔羊躋彼公堂毛傳以公堂爲學校鄭則以爲國君開於政事而饗羣臣與蜡祭歡豳頌之義何與且周禮鄭注與豳風鄭箋自相矛盾割裂强鑿不但一詩而分屬且一家而無定說後人將何適從矣經師之說有本則從經師經師之說無本而經有明文則以經注經尤易簡而尊重今周官經文與雅頌之

經文具在也周禮春官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歙豳雅擊土鼓
以樂田畯鄭注謂田祖即神農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正義謂
神農即伊耆氏明堂位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是則祈年所
以祭神農祭蜡亦創自神農故皆用神農氏之籥古者風雅頌
皆可吹以籥故周禮籥章言逆寒暑則吹豳詩祈年則吹豳雅
祭蜡則吹豳頌夫曰豳雅則必於雅中求之曰祈田祖樂田畯
則必於雅中言田祖田畯者求之今甫田大田之詩曰以御田
祖以祈甘雨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則符周官祈年之義又皆
曰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且全同豳風七月之文此而非豳雅將
以何者爲豳雅乎七月民風止陳忠敬事上之俗而君上子惠
逮下之事無聞不有甫田大田曷由見在上之農政君[illegible]

愛乎況前此鼓鐘之爲昭王後此瞻洛桑扈采菽賓筵黍苗瓠
葉之非刺幽則三家佚說具存知前後諸篇之非刺幽則楚茨
四詩亦非刺幽可知矣既知四詩非刺幽則其爲諸侯祭祀樂
章與諸侯之豳雅可以經文知之矣予問何本吾卽本於周官
雅頌之經文與前後諸詩之三家說耳亦卽證以鄭箋豳雅之
不合於周官毛序刺幽之不合於詩義耳曰甫田大田二詩皆
言田祖田畯卽鄭亦引周禮籥章之文固可證爲豳雅矣至楚
茨信南山則節次儀文悉與禮經相合無論以爲豳雅固遠乖
執豕用匏之俗近違從以騂牡之文卽概謂爲諸侯祭祀樂章
而其中多陳王禮亦豈公侯所得僭曰以籥章所歙豳雅惟甫
田大田而楚茨信南山不與焉則可若必執豳公以律豳雅而

謂小雅有天子祭祀樂章則大不可且卽天子祭詩亦何預刺幽而必强傅之幽王尤斷斷不可周公作七月以述侯國之農事作豳雅以述王朝公卿采邑之農事作豳頌以述天子之農事其皆謂豳者不忘農事開國之誼豈皆爲公劉詠哉如必執豳公爲說則豳公諸侯耳有風足矣安得僭王朝之雅安得僭天子之頌且天子祭祀樂章卽不登頌亦當在大雅若小雅則不過燕享通什從無廟祀鉅典斯正得所之義安得忽亂其例乎豈三代時惟王祭有樂章而公侯祭祀遂無一詩惟以列國民風當告神之樂乎今公侯禮亡諸家乃據特牲饋食之士禮少牢有司徹之大夫禮以駁集傳公卿大夫有祿之說試思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其禮制與諸侯相匹若侯國之臣豈

有公哉今考二詩陳公侯之禮者楚茨七事信南山二事何者諸侯之大夫少牢饋食諸侯之士特牲饋食惟天子之大夫索牛魯公騂剛周公白牡且兼用王禮故祭義言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則知絜爾牛羊爲畿內公侯之禮一也諸侯大夫有家臣宰老稱其大夫曰主不曰君稱大夫妻爲主婦不曰君婦其爲公侯夫人無疑且以諸宰君婦並言其非王后又無疑二也祭畢而徹歌雍者天子之祭也有司徹送尸之後無燕者大夫少牢饋食之祭也今此詩既徹而又燕於寢卽祭時之樂入奏於寢既非天子公尸之燕又非有司徹之禮其爲公侯何疑且公侯徹用何樂章於經無考賴此猶存其儀節三也周制先公在先王之上故大雅熊羆以燕公尸而此稱皇尸皇者大也

古者天子不稱皇故士大夫得稱皇考妣以別於天子之公尸少牢禮祝受黍東北面于戶西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則大夫受嘏之禮尚於詩詞相近何況公侯四也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以辟君也則知諸侯之臣皆稽首矣詩曰小大稽首五也楚茨首章享祀在妥侑之前妥尸侑也則爲灌及朝踐矣公侯錫秬鬯則得用灌故召穆公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之文非若少牢特牲禮僅自饋食始六也祭義君獻尸夫人薦豆則君婦莫莫爲客豆孔庶之謂也祭統有獻卿大夫士及有司之文則爲賓爲客獻酬交錯之謂也禮運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邊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與此詩禮節悉合明爲公侯禮非王禮七也

信南山之詩或以曾孫爲王稱鸞刀爲王禮考郊特牲云稱曾孫爲國家也貍首詩曾孫侯氏左傳曰曾孫荊聘考工記詒汝曾孫諸侯百福是事神之通稱此詩曾孫田之即躬來耤田之事孰謂專指成王乎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紖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嚌孰謂鸞刀非公侯之事乎八也鄭箋皆屬之成王者正以二雅樂章皆作於成王之世故雖從毛序刺幽而不能不用三家古義若果泛然陳古之詞則文武成康孰非幽王所當法而獨屬成王何哉吾故從而斷之曰楚茨公侯粢盛既備秋祫嘗之詩也信南山公侯躬耤以奉冬祫烝之詩也楚茨爲秋祭則以祝祭於祊及倉庾既盈等知之信南山爲冬祭則以是

烝是享雨雪芬芬知之畿內公卿祭祀樂章而通用於侯國既不可僭頌及大雅又不可同於列國民風則非小雅烏所置之雖不與大田甫田俱名豳雅而以諸侯樂章冠諸侯報賽樂章之前以類相從事同一律其非天子祭祀樂章則斷斷如也其非刺幽王尤斷斷如也或曰篤公劉亦陳古之什無一語及時政而不妨其陳誨安見此四篇言祭祀報賽者不可爲刺幽曰成王刑措之令主幽王板蕩之獨夫上智下愚詎堪同訓而祭祀報賽之詞又豈王業艱難之什彼七月篤公劉尚不可云刺成王曾是楚茨信南山而可云刺幽王乎漢人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亦可云三百五篇皆刺王乎諸家尚據楚茨之自昔何爲甫田之自古有年指爲陳古刺今之證然則載芟之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良耜之以似以續古之人豈豳頌亦皆陳古刺今乎商頌之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倘在小雅亦將以爲陳古刺幽乎以是說經祇益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若夫甫田之爲豳雅則曹粹中及何楷說得之惟不知爲諸侯之通禮而傅之豳公是爲誣焉

今取曹何二氏說而潤色之曰甫田公侯（原作豳公今改正下仿此）夏省耘而雩祭社方及田祖之神以祈甘雨也周制每井九夫之地公田取一夫焉計萬井九萬夫之地公田取萬夫焉此詩歲取十千蓋萬夫之入百里侯國之制也其知爲諸侯夏省耘則據或耜黍稷薿薿之詞案月令孟夏之月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皆省耘之事天子不自行而此云曾

孫來止明爲三公諸侯親行耘而諸
家以此詩曾孫爲王禮則與月令背矣其知兼爲諸侯雩
祭者則據以迓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之詞案月令
雩帝用盛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
實注疏謂百縣諸侯也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若
古者句龍后稷之類是詩止言以社以方以御田祖不言
及上帝益知爲畿內百縣公侯之禮若說爲王禮又與月
令背矣七月之詩躋堂稱觥亦曰萬壽無疆未嘗以幽公爲
僭也何獨諸侯幽雅不可稱萬壽乎
大田公侯秋省斂因報祭於方也甫田祭兼方社此報賽
農功之成而第言方不言社者以周頌良耜爲報社之詩
也月令孟秋農乃登穀仲秋命有司趣民收斂季秋命冢
宰農事備收則省斂亦三公及諸侯之事王不親行也詩
中曾孫皆指公侯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者牧職人云凡望

祀各以其方之色此以騂牲報祝融黑牲報元冥也但舉
二方不及四方之神者一主火一主水以報其秉畀炎火
雨我公田之功也
變雅無西周王風發微
問曰說者謂王迹熄而雅降爲風故王風皆起於東周其西周
民風皆已列樂官而爲雅故無西周之王風今以小雅采之祈
父詩箋謂作於爪牙之士則非大夫所陳矣黃鳥其野傳箋皆
爲棄婦之詞易林云黃鳥來集既嫁不答異之則兼我行其野
爲一時所作言采其蓫釋文一本作蓄前篇爲女詞後篇爲女父母兄弟詞
矣豈非顯然民風乎谷風爲朋友相棄蓼莪爲民人勞苦不得
終養皆有明文若爲代陳則交朋離合之末告幽王何爲而衙

恤民之哀豈旁人可代語乎大東序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鄭箋譚國在東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則是下國之風何得入王朝之雅豈非列國之風亦有貢王朝而列雅樂者乎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諸詩純乎國風之體無復雄肆之什豈非王風未降以前入於變雅者乎曰此皆以詩亡爲雅亡之說如其言則二雅中民風宜數倍於士大夫之作而寥落數篇何也二南七月豈非西周列於樂官頒自王朝乃至今僅爲風而不爲正雅何也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而民風則別采於太師豈得升降由人名實罔定然則雅之類風者非眞民風也大賢陳其大小賢陳其小一事疾苦一俗得失皆元后父母所以自考其治耰鋤之德色箕帚之

詐語婦姑之反唇皆秦俗閭里之恒事而賈生告之漢文責之當亡以爲莫大且急於此故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非堯舜其君民者不能也黃鳥之相棄谷風之不終當時卿大夫皆反復敷陳以告於上若曰斯皆成康比戶可封之民今胡爲至此漢書藝文志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是故不讀變雅不知王道至若玉篇引詩作祈父維王之爪牙則非軍士自謂矣蓼莪則與四月北山之大夫本一人所作大東則譚國諸侯人爲王朝大夫二條並詳國風義例小雅答問故知王風黍離必非大夫閔周之什詳及邶鄘衛答問茗華何草實皆東周王朝之華亦在位君子憫下之作非民風矣風雖盛世不能列於雅雅雖叔季不得降

爲風矣曰以是申經例則得矣而於三家詩有疑焉白駒序刺宣王傳箋皆以爲留賢之詩而琴操則以爲大臣之友諷其去位之什同於伐檀之篇既不作於朝士何以爲雅乎小弁之詩毛以爲太子傳刺幽王而王充論衡趙岐孟子注漢書馮奉世傳贊中山王勝聞樂對咸以爲宣王時尹吉甫事則是人臣一家之事何與王政伯奇公子之作豈非王風乎抑戒賓筵可謂刺王室以自儆至若小宛刺幽王陳啟源謂諸解紛紜惟朱傳盡掃舊說自求詩意定爲兄弟相戒免禍之詩於詞義甚合而謂非刺幽王則不得列於雅然則仍當如傳箋說乎曰白駒箋闇用韓義以箋毛詩故名爲留賢翻同諷去一家之說詞義乖違則知當從琴操爲致仕之臣諷其寮友之詩欲其以去就爭也其在殺左儒杜伯之後乎致仕之臣猶王臣矣不可列於雅也詳小雅答問漢書馮奉世傳贊伯奇放流小弁之詩作師古引說苑伯奇爲宣王國子之官後母欲立其子伯封爲世子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此謂後母譖諸吉甫而吉甫於王也今說苑無此條琴操曰尹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封乃譖伯奇於吉甫吉甫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游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感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之詩也吉甫感悟乃收伯奇而射殺後妻文選舞賦注則伯奇主教國子本在王官其放也王知之其復也王聞之安得謂非王朝變雅乎詳小雅答問至小宛爲兄弟相戒本三家古義非朱傳之說余既據祭義鄭注繹祭二人之訓國語重耳鳩飛之賦董子春秋蕃露之說許愼高誘鳴鳩之解皆

與毛異義詳答問且衛武飲酒自悔抑戒自儆與刺王並行不悖
誦詩論世理亂昭然豈必以序詩之意爲作詩之意而後得爲
雅乎明乎此而三百篇美刺之例舉可推也變雅王風之別舉
可推也

仁和邵順額
海寧蔣廷徵校

詩古微五

邵陽魏源默深著

大雅正始十四詩發微

問曰大雅詩疏引服虔韓詩說以鳧鷖以上十四詩皆文武詩子據之以論四詩皆述文武而不取鄭譜有聲以上爲文武詩生民至卷阿爲成王周公詩之說又以假樂與行葦互易於義何居曰正始雅頌皆周公作於成王之世若自生民以後始屬周公則前此皆何人所作乎（呂覽荀慈明皆以大雅文王首篇即周公詩且述文武之詩何篇不以陳誨成王爲義故曰無念爾祖曰繩其祖武曰貽厥孫謀皆以誨主器冒孫何獨生民以下始爲成王豈前此皆無與成王乎且生民假樂既醉鳧鷖皆頌有天下之事歸之

武王則見創業垂統之難屬之成王徒爲頌禱嘏祝之末於義孰優至以召康公詩混入周公之正始則是不以始爲義而以正爲義以此爲正則外此不得不一切名之爲變抑思常棣閔管蔡何異鴟鴞之變風烝民崧高何殊天保之正雅乎且樂章三終之例必其詞義相倫故文王大明緜爲三終見於左傳國語以例推之則棫樸旱麓思齊當爲三終生民既醉鳧鷖當爲三終而假樂則三家爲宣王詩當與行葦互易其篇非皆三家古義乎皇矣靈臺下武有聲卷阿之詩則專篇各用靈臺以上爲文王詩下武以下至鳧鷖爲武王詩非若小雅魚麗南有嘉魚之不可分屬韓詩正始之例不遠勝於毛鄭乎問大雅靈臺以前八篇鄭譜皆別於文王詩而近日陳氏啟源謂大雅毛詩諸序如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魚鼈焉雖皆以文王爲義而緜詩八章皆太王之事棫樸六師乃既有天下之制固已不專主於文至云旱麓受祖也皇矣美周也則二序皆不言文王且旱麓詩惟言豈弟君子皇矣詩多陳太王王季或作於未稱王以前何以見其必爲周公頌文德而子獨從鄭譜皆歸之文王者何曰季札觀周樂以大雅爲美文王之德今此八詩之爲文王非獨鄭譜也請更以三家詩徵之文王大明已見四始義例篇緜詩毛傳惟末章始及文王鄭箋則本韓詩之義以後二

章皆屬文王故云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眾之義故不絕去其惡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事案孟子言文王事昆夷又引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以爲文王之詩趙岐注言文王不殄絕畎夷之愠怒亦不隕失文王之善聲問蓋其初年事也大傳言文王受命四年而伐犬夷則行道兌而昆夷喙之事也若太王時迫逐遷徙安有兌喙之事乎此當屬文王者一棫樸之詩春秋蕃露曰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知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此魯詩之說以薪槱爲郊祀燔燎之用鄭箋本此奉璋爲圭瓚祼尸之禮惟宗廟有祼神之禮天地至尊則不祼上章槱燎次章奉璋蓋先類而後造也周禮祭天地三辰皆有奉璋　天子出征類乎上帝造乎禰文王以方伯專征或得具六師即得代天子行類祭故皇

矣有是類是禡之文而是篇有六師及之之語六師之說韓魯不同鄭箋用韓詩說別詳大雅棫樸則棫樸蓋頌文王專征之事故章末以綱紀四方爲言毛序之能官人僅得其一而遺其一矣此知爲文王者二旱麓之詩五言豈弟君子皆謂文王鄭箋謬以君子謂太王王季及其雅譜又列爲文王詩豈有美文王受祖而全詩但述祖德絕不及受之爲何人者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文王盛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此韓詩以旱麓美文王之德鄭注禮中庸篇云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於淵是其明著於天地也本用韓義毛傳亦云言其上下察也及箋詩乃以惡人遠去民喜得所爲喻豈知道被飛潛萬物咸若於作人之聖化尤宏乎此當專屬文王者三皇矣之詩漢書郊

祀志匡衡疏曰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此齊詩以首章卽美文王之證論衡潛夫論淮南子氾論訓並曰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西乃眷顧西土此維居周言我宅也與齊詩同高誘注全主文王故以二國爲商與崇四國爲密阮徂共毛傳雖以二國爲夏商然於次章帝遷明德謂天徙就文王之德則亦不以爲太王夫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安得云商政不獲方辟翟遷岐之際遂可云受命既固乎若疑次章刊除似遷岐之始三章王季當承太王之後則文王作程遷豐日辟百里孰非修啟擴剔之事況由文王而溯其先世故曰自泰伯王季若由太王而順逮後人則當云至泰伯王季矣孰謂帝遷明德之人非卽予懷明德之人乎且四章維此王季左傳昭二十八年引作維此文王

韓詩及王肅本並作文王故左氏歷釋詩詞而申之曰近文德矣明以九德爲文王之德況王此大邦明指文王受命之事文王受命故云王此大邦不可施於王季至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此二克在王此大邦之下不與上文四克相連言文王能致民心順服比從如此者比從於其德也其德靡有所悔故也毛傳全用左傳之訓其義略同若依鄭箋謂王季可比德於文王則無稱父似其子之義劉炫又謂可比於前代文德之王則左氏釋文爲九德不應別指前代後代之人集傳又訓比爲至與克比不相蒙豈非皆執毛詩誤本以文王爲王季之故乎今合三家遺說以證毛知前四章皆專指文王則全詩瞭然矣至後四章顯頌文王尤無疑誼是皇矣之詩當專屬文王者四然則靈臺以上八篇皆文王詩當從鄭譜無疑而下武以後皆頌有天下之事爲美武王亦無疑矣曰鄭譜大

雅武王詩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其餘則盡歸之成王子乃以生民既醉鳧鷖皆歸之武王者何下武篇有成王之謚或謂康王時詩而生民則諸家多據以興嗣歲之語爲元日祈穀上帝而以稷配之詩於長至之郊則歌思文於元日之交則歌生民而假樂既醉鳧鷖三篇用於何祀小序不言者何曰成王乃生前尊號而沒因以爲謚說詳周頌答問父作子述世德作求惟武王躬際其盛則下武固義主於武王矣至郊廟告神之詩皆列於頌生民果與思文同爲郊稷何得獨列於雅豈郊祀正歌反不及有瞽有客絲衣潛雝等頌耶尊祖配天而頌及坏副如達之生隘巷腓字之瑣豈所以對越穆清耶故凡以大雅文王諸詩爲祀文武以公劉生民爲祀祖配帝皆不明樂章之用雅頌之別者也蓋詩有正祭之樂章周頌是也有非正祭之樂章既醉爲旅酬畢而燕同姓之詩鳧鷖爲繹而賓尸之詩是也絲衣列於頌者彼爲繹靈星之尸尊天神故列之於頌不若雅繹人鬼兼述祖烈有陳誨之誼也生民其祀稷之後明日繹祭而賓稷尸故歌其降生教穡之祥以爲武王有天下之本揚祖烈告嗣王與既醉鳧鷖之後於生民猶行葦洞酌之當後於篤公劉也三詩一終各從其施用各從其族類也既醉有萬年之祝鳧鷖有公尸之頌其爲武王追王以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無疑也小序於生民但云尊祖於既醉但云告太平於鳧鷖但云守成既茫然於樂章之用而於假樂既倒其篇次且序以爲嘉成王豈知周公制作之時休烈盛美嘉祥福祿皆歸之二后

而不敢私肯以訣頌之雅施之沖人乎夫然而韓詩謂大雅正始皆文武詩於是乎定

大雅召康公成王詩發微

問曰韓詩既不以召公成王之詩爲大雅正始然則篤公劉以下爲變乎爲不變乎且假樂在皇鶩之後序以爲成王詩正符韓詩之例今乃上取行葦中舍假樂者何卷阿明爲召公戒成王胡不與篤公劉三詩爲一類終且行葦序但美周家忠厚洞酌亦與行葦殊義而比而同之者何曰三家詩無正變之例既於四始篇詳之至公劉行葦篇次之失則吳越春秋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艸運車以辟葭葦列女傳晉弓工妻曰昔者公劉之行牛羊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艸木仁著乎天下潛夫論曰行葦勿踐公劉恩及艸木牛羊六畜猶且感德消息於心後漢書章帝詔曰方春所過勿得有所殺伐車可引辟引辟之駙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寇榮疏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班叔皮西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蜀志彭羕傳曰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至鄭箋以首章爲先王之愛物五章爲先王將養老行射禮七章爲成王奉先王之澮則固闇用魯韓古義是三家詩蓋以行葦篇次公劉之後洞酌之前言公劉有仁厚之德於燕族之時兼行燕射以與父兄齒讓行養老乞言之禮即上篇所謂飲之食之君之宗之也召康公述之以戒成王則末章曾孫正指成王蓋行無算爵而進嘏祝之詞也至洞酌則又

承行葦末章而言之揚雄博士箴云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鹽鐵論和親篇云政有不從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隨之又左氏風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可見爲三篇連用之詩又言潢污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可見洞酌亦祭先之什蓋潦水可薦神明所謂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公劉修后稷之業爲豳之始君豈高圍太王有報祭而公劉無報大雅正篇多祭祀時受釐陳戒之樂章首篇既言公劉則次二篇不言可諭自毛詩倡其次第遂昧其施用一切序以虛詞始缺周家廟樂之半猶賴三家詩閒存之觀於行葦洞酌而餘可推矣卷阿亦召公戒成王而樂章則有專用所謂因事

增益不可與公劉諸詩爲三終何者鳳皇一章鄭箋謂時因鳳皇至故以爲喻與君臣篇我則鳴鳥不聞國語周興鸑鷟鳴於岐山韋昭引詩云鳳皇鳴矣於彼高岡以證之琴操及古今樂錄云成王時天下大治鳳皇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作神鳳之操者相合詩所謂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者也召公因鳴鳥之祥薦諸宗廟爲詩歌以勉成王故末章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毛傳謂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因爲工師之歌其爲專章獨用之散樂明矣吾於是而益知三家詩義例之善焉陳啟源謂毛詩正小雅二十二篇其爲文王詩者九武王詩者四魚麗南陔白華華黍周公成王詩者九正大雅十八篇其爲文王詩者八武王詩者二下武有聲周公成王詩者八武王創有天下而詩篇獨少良以王業大

肇於文王惟留伐紂一事以待武又耄期受命曰不暇給故詳
文而略於武而康誥酒誥無逸蔡仲之命則盛稱文德而不及
武可見周室開代首王斷應屬文以上陳氏說如其說則周家幾視
武王爲蜂腰較成王有慙德且小雅四詩而逸其三止存魚麗大雅
又止居其二武王卽入聖未優成王當有善上親何獨略於父
而詳於子且蔡仲乃晚出之書康叔乃文考之子兄弟相語言
必稱親義各有當孔傳以寡兄而無逸則專數享國長久之君
勗謂武王武王末受命四年而崩安得與殷之三宗並舉至其他書無一
不以文武並列豈得據毛鄭不可通之例以證武王非聖人之
論然則韓詩以小雅菁莪以上皆文武詩而無成王大雅鳧鷖
以上皆文武詩而非成王與齊詩匡衡疏所云成王嗣位思述

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豈非皆
發明繼志述事之達孝於無窮乎文武之詩皆作於成王之世
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豈非又發明周公陳誨之誼千載如見
乎較以毛鄭舊例孰契經誼孰合聖心抗雅之士請折其衷焉
至於假樂則宣王詩猶采薇之三錯入正小雅也韓詩數文武
正雅止於鳧鷖而不及之諸家舉召康公詩復不數之而論衡
則曰假樂美周宣之德也宣王能順天地祚之子孫眾多至於
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也初學記曰后稷始封至於宣王血
脈所達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故尚書言萬國詩言
千億云云此韓詩說蓋詩作於斯千之初當列崧高之首小雅
宣王出車三詩厠於文王則大雅宣王之詩誤厠於成王固其

宜爾　正大雅篇次表上格毛詩下格三家詩

文王　文王

大明　大明

緜　緜

棫樸　棫樸

旱麓　旱麓

思齊　思齊

皇矣　皇矣

靈臺　靈臺

詩譜以上八篇文王

以上八詩皆文王三家與譜同

下武　下武　武王

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　武王

詩譜以上二篇武王

生民　既醉　武王

行葦　鳧鷖　武王

既醉

鳧鷖　以上五詩三家詩皆屬武王

假樂　假樂　成王

篤公劉　篤公劉　成王

行葦　行葦　成王

洞酌　洞酌　成王

卷阿　卷阿　成王

以上四詩三家詩以爲成王

詩譜以上成王　假樂　宣王

三家詩以此篇宣王詩錯入正雅

變大雅三家詩發微

問曰大雅成王之後直接厲王厲爲成七世孫正雅縱久寂響變雅胡不蚤作而乃以厲繼成者何小雅變於宣大雅變於厲例復不一者何曰據三家詩謂康昭穆之雅音已附楚茨大田之後固非無雅矣特無可入大雅者故直以厲繼成也厲王之小雅不先於宣王而大雅反之者小雅有東西都之分而大雅皆作於西都也康昭穆無大雅厲王無西都之小雅平王則分殷大小變雅詳國風義例下篇皆二雅之大義例焉然未盡也國語太

子晉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又曰自后稷以來甯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然則正雅之獨多於成王以前者制作甫定也變雅之獨多於厲王以後者制度大壞也其中康昭穆其懿孝夷七世樂章正篇既粲然全備矇瞍誦亦舊箴具存如畢公詠關雎大夫絃鹿鳴固無煩更造卽昭王鼓鐘韓詩懿王作刺史記魯詩指獵猶事無專篇以及瞻洛裳華桑扈鴛鴦四篇亦屈指可數非如成前厲後之正變大作也蓋詩者感時觸事而作非極盛與極亂則感觸不甚故二王者二雅之大升降也問曰厲王變大雅若民勞板蕩固無可疑矣至

抑篇則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謂卽大雅抑篇以年計之九十有五時當東周而武公卽位於宣王三十六年在位五十五載則在厲王時尙未生卽在共和末亦方十歲爲公子果作自衛武則必非刺厲果刺厲則必非武公朱子詩序辨說條其五得五失而墨守之士終以篇次在板蕩之後桑柔之前百計申毛强謂刺厲者何曰抑詩不但非刺厲并非刺幽也諸家申毛之說若呂氏則謂史記紀年國語記事皆未足信當以小序正史國之誤不當以史國疑小序之非嚴氏則謂古有其詩本刺厲王國史佚其作詩之人因武公好誦遂以詩歸之甚至陳氏啟源直謂武公幼時所作正當共和之時徵著述於蚤慧非垂訓於暮年此三者皆甯道國語錯毋言毛鄭非有爭氣者勿與辯矣惟孔疏追刺之說謂文刺前朝意在當代則是借厲刺幽可謂苦心調劑然小序之例皆主詩志不主詩文故蕩詩咨殷商而序云刺厲此詩果借厲以鑒幽正當序云刺幽以申其本意而篇次亦不當在宣王之前矧其在於今豈追刺之語小子爾汝詎先王之稱襄四年魯人之歌我君小子亦冲人之稱天保卷阿亦爾其君則美刺殊義在彼則爲親之在此則賤之不得援以爲解也周書芮良夫篇曰惟爾執政小子又淮南子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贏我有過必謁之則是以小子呼其臣必非小子其君亦聿既髦匪中年之謂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計年當四十五六歲數至幽之十一年凡二十一年亦止六十餘耳安得蒙八十九十之稱髦乎且規辭令威儀於荒淫之辟進屋漏圭玷於板蕩之朝以變雅陳丹書蹈楚茨之前失辨詳前篇

至用戒戎作用遏蠻方明當平王初戎荆交鬬遷洛成申之時
勤王禦侮之志若厲王時燀威及於鬼方荆楚去其王號何兢
兢詰戎敵愾是勸乎史記言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
命爲公則知作於爲平王卿士之時八十既髦之後當東遷之
始變雅之終不但非刺厲并非刺幽考疏引侯芭韓詩翼要曰
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
離其側蓋武公以方伯入爲三公叡聖元勛方欲修其車馬弓
矢戎兵以復鎬京之舊而平王爲勤勤於文侯之命申甫之成
自是武公不竟其志而西周不可復東周不可爲矣詩於小雅
錄賓筵於大雅殿抑以是爲東西周之大關係焉孔疏謂其文
刺前朝意在當代吾則以爲文儆自躬意存王室韓詩以自儆

爲主而不廢王室之刺亦不鑿何王之世誠善備國語之義者
也以王朝卿士則其詩宜爲雅以諸侯所自作則不與民風俱
陳豈必刺厲王而後爲雅乎九十自儆在幽没三十年之後豈
非大小變雅皆終於平王末年爲詩亡然後春秋作之徵乎或
謂正大雅以召公詩次周公之後故變大雅終於召旻示變極
思正不當以衛武抑詩爲殿則尤爲謬說夫召旻刺幽王而其
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者蓋謂召穆公佐
宣王疆理至於南海正幽王所目擊非若召康公之久遠不切
若謂述開國之盛則舍周公而專頌君奭此何謂也變小雅何
不以周召爲殿變大雅又殿召而不殿周復何謂也大小變雅
不終於平王則春秋胡託始於平王末年而不始於初年又何

謂也

仁和邵順穎
海寧藤廷徽校

詩古微六

南菁書院
邵陽魏源默深著

周頌篇次發微上

問雅頌皆作於周公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之時而周頌篇次不如正雅之得所亦可尋其義例秩其條理乎曰周頌多作於周公而不盡作於周公其作於周公者又有東都之頌有西都之頌其作於東都者又有周公攝祭之頌有成王主祭之頌其事與孝經召誥洛誥相表裏其不作於周公而作於召公者則有成王之頌并有康王以後之頌其事與書大傳逸周書相表裏何則清廟之三爲周公祀文王於洛邑故言顯相而不言天子事見洛誥烝哉殷乃命甯予以秬鬯二卣曰孝經孝莫明禮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孝經大于

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荀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其爲成王未至洛邑甚明維清與我將皆言文王之典其爲六典既成告制作於文王又甚明清廟升歌爲祭文王廟而未配帝詳答問我將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皆不言天子其爲周公以王命攝祭主明矣此周公踐阼之說所由生不知攝祭廟之位非思文則周公以王命攝祭主明矣思文之詩即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攝朝諸侯之位也帝牛一即經郊祀后稷以配天亦即作雒解所云乃設卽兆于南郊各一稷牛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之事歌思文以獻稷尸孝經專屬之周公則成王亦未至洛明矣雍則周公營成周畢成王至東都烝祭文武之詩即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武牲牛各一故有來雍止肅天子穆穆之言有燕及皇天

烈考皇考之語蓋前此周公攝祭則頌文王而不及武王蓋文王宗祀者武王之志而周公成之武周同一達孝也成王主祭則頌文王必兼頌武王成之事禰猶事祖也其爲主禘祭明矣至時邁爲巡守東都祭告河嶽之詩烈文爲成王初祭洛邑諸侯助祭之詩詩譜疏引左傳服虔注有瞽爲周公始作樂成而合乎祖之詩而酌桓般賚皆大武樂章則亦與維清象舞同作于制禮樂之日詳下篇其皆東都之頌明矣昊天有成命則鎬京郊祀天地以文武配說者或以此爲周禮圜丘之祭以帝嚳配然經文惟頌文武且詩書皆無圜丘之說未可以周禮證周頌曰成王不敢康則成王受尊號以後在鎬京主祭之詞成王生存之稱詳答問故國語以爲道成王之詩其爲主郊祭明矣天作高山祀先王先公

於岐周振鷺選士於西雝韓詩指文王辟雝有客微子嗣武庚爲殷後
受封於鎬京在三監已平周公歸鎬之日故有既有淫威降福孔夷之譜潛詩薦鮪於漆沮
明皆西都之頌其臣工噫嘻絲衣豳頌則與七月同作於陳無
逸之時皆周公歸豐鎬後補定祭祀之樂章故詩中屢有成王
尊號明在制作已成之後也至若閔予訪落四詩免喪於鎬京
載見初祀武王於鎬京則皆召公所作不作於周公者則以成
王免喪朝廟之年周公不在西京周公踐阼當在成王居喪未
冠以前冢宰攝政百官總己伊尹亦曾行之然皆攝祭主非負
扆朝諸侯也成王年十三非不能踐阼者古尚書說云許愼五經異義
引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居東是歲大
風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知已冠

矣許君異義疑十四而冠是爲喪冠譙周亦據禮公冠記周公
命史作成王冠祝詞謂成王十五除喪周公冠之而出則與逸
周書書大傳及書序史記周公東征之年並不合且王制三年
之喪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律歷志引伊訓太甲元年十有
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
越紼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則成王諒闇周公以冢宰聽政固可如伊尹攝
主代祭矣及明年葬畢東征則成王當主祭不冠何以見於郊
廟故周公用變禮冠之而出惟祭於郊社則冕穆卜於禰廟則
弁平日固練祥如故也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卽位太保麻冕
彤裳相禮所謂天祖社稷斯須之敬焉所謂喪有文有實實不
可假而文可權可假焉不飲酒食肉御內者喪之文也然則公冠之
實也衰麻杖絰喪之文也

祝詞金縢之弁服此十四喪冠而即東征之切證次年冬十五
免喪公尚在東土三年始貽鴟鴞之詩有衮衣赤舄之服則載
見一篇閔予小子四篇免喪朝廟之詩非周公作明矣大雅篤
公劉諸篇皆召康公戒成王初涖政之詩則此數篇亦召公同
時所作明矣是則東都之頌作於周公攝政五六年制禮樂之
時故皆郊天禘祖清廟明堂之大典且皆以文王爲義雖武王
不敢專焉其子道同也西都初年之頌多作於召公相成王免
喪朝廟之初其時制作未定不過因事立文故多以武王爲義
嗣王除禰喪非除祖喪也至執競一篇不顯成康自彼成康明
在康王之後故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召公天壽平格見於
顧命康王之世而論衡氣壽篇稱其年百有八十則歷成康四
十餘年尚存當昭王嗣位之初必致祭於創業之武王廟而成
康配享召公執競之詩其作於是時乎至昭王末年膠舟之變
見矣周頌皆周召二公所作然二南有與召公則康公不及
召南笙於堂下詳四始篇周召並在大雅而周公爲正始召公不爲
正始同上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召公之不敢以其
制作並周公至明東西都諸頌之不可糅錯甚明大武五章幽
頌三章之不可睽隔顛倒又甚明禘禮禴禮失所易位競起異
端妄相訟鬬或攝政在免喪之後或朝廟在復辟之餘或疑證
號於成王或爭郊禘之宗祖曾莫問作於何人何時何地施於
何用以何章爲族類尤可哂者皆以周禮說周頌不知周禮成
於周公制作之後周頌造於周公營洛未制作之前和醴酒於

元羹代椎輪以玉輅及今不明後生何述是用區其義發其凡
考其歲月證以南陔二雅逸周書孝經書大傳周官周誥意有
未申別爲答問爲學禮樂者鄉導焉

周頌篇次表

清廟　周公營洛攝祭文王廟
維天之命　周公營洛攝祭文王廟
維清　周公營洛攝祭文王廟
我將　周公營洛宗祀文王明堂配上帝周公攝祀
思文　周公營洛攝郊祭以稷配天即洛誥用牲于郊牛二
雍　成王至洛烝祭文武王在新邑烝祭文武特牛各一
烈文　成王至洛諸侯助祭
時邁　成王巡守祭告河海
有瞽　洛邑制樂始成合乎祖
武　大武樂章一成
酌　大武樂章再成
桓　大武樂章三成
賚　大武樂章四成
般　大武樂章六成第五成樂章缺

以上周公東都之頌

昊天有成命　成王祀先王先公於岐
天作　成王郊祀天地於鎬京以后稷文武配
潛　成王薦漆沮之鮪於廟

有客　微子紹封來朝周廟
振鷺　成王將祭而選士於西雍
噫嘻　成王孟春祈穀耕耤
臣工　成王耕耤後受釐告戒
絲衣　成王繹農祥靈星之尸
豐年　幽頌
載芟　幽頌
良耜　幽頌
以上周公西都之頌在先後歸鎬京之日及陳七月陳無逸之時故詩中屢稱成王尊號在制作已成之日
載見　成王免喪見諸侯於武王廟
閔予小子　成王朝於禰廟
訪落　成王謀於禰廟
小毖　成王嘗夢求助於祖廟
敬之　羣臣進戒於祖廟
以上召公西都之頌在周公居東未歸之時
執競　嗣君祭武王以成康配
此篇作於成康之後當昭王卽位初年召公壽百有餘歲則此篇亦必召公所作論衡氣壽篇召公百有八十歲或謂祀成康之詩何必作于召公但風有周南召南正大雅亦惟召公詩與周公並更無他人之作況周頌乎而召公年最耆耋亦本卒於康王之後也

周頌篇次發微中

或曰葉夢得言毛公時左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證之然後盡宗毛公其說信乎曰是何言也懿戒之詩異於國語采蘋之次異於儀禮各於風雅言之矣今更以周頌證之毛專以於皇武王一篇爲大武之詩而樂記述孔子之言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左傳楚莊王舉其詩曰昔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孔疏謂卒章者首章之末句蓋武惟六成既以桓爲六章則武詩不應居卒且楚莊首舉之則武一賚三桓六可知此外頌中之一字名篇而不見于本詩者惟酌與般考小序云酌告成大武也箋則十三舞勺論者謂勺爲武舞又隨武子稱箋曰於繹王師武曰無競維烈亦箋武並舉勺箋酌同字則此篇爲大武之次章明矣至般詩則釋文引崔靈恩集注稱三家詩篇末有於繹思三字夫賚篇之末曰時周之命於繹思此詩次賚而末亦曰時周之命於繹思賚爲大武之三成則般爲大武之四成明矣獨五成於頌無之攷國語言武王克商作詩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貽後人知詩之亡佚多矣墨子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董仲舒曰武王受命作宮邑于郛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配天白虎通曰武王樂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也荀子楊倞注曰武象周武王克殷後之樂案此必大武

之一且必非繼清文王之頌則武王詩之亡佚又多矣何楷漫
繫之則名篇既不例且楚子明舉載輯干戈二語在武詩之外
而韓詩薛君章句又謂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則非武詩明
甚　今毛以桓先賚又武詩遠隔於前與左氏篇次合乎不合乎
孔疏乃取頌之涉於武者皆爲大武之詩昊天一時邁二執競
三有嚴四載見五武六酌七桓八賚九不但與左氏不合且大
武安得九成杜預乃謂左氏所舉是楚樂歌之次第夫楚子明
稱周頌何云楚樂乎且以數詩配大武之六成非但篇名已也
以義求之武首章曰耆定爾功曲禮六十曰耆逸周書武王告
叔旦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正耆定爾功之
謂故以遏劉揭止戈之大誼豈非武始而北出之事乎記曰舞
莫重于武宿夜熊氏謂武宿夜是大武樂章之名皇氏謂武王

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案
酌詩言王師遵養時晦與伶州鳩言王以二月癸亥夜陳者合
與樂記總干山立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者合即宿夜之說
也時純熙而大介即甲子昧爽會朝清明之事所謂一戎衣而
有天下也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則序所謂斟勺先祖之道
與文王至公爲民相符也豈非酌即再成滅商之事乎隨武子
攻昧以釋養晦蓋斷章非引兼弱
本義而毛鄭用之非也　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
卯祀于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蓋殷在河北周在
河南既滅殷度河南還大封於廟故賚詩皆勅勉諸侯就國之
詞豈非三成而南之事乎逸周書武王憂天保之未定謂周公
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駱洛伊毋遠天室營周

居于洛邑而後去而書序亦有往伐歸狩之文原作歸獸此從武進莊氏校本
然則般詩陳山喬嶽允猶翕河鄭箋謂按山川之圖次第祭之
豈非武王雖未巡守朝會而已營定都邑與時邁相表裏卽四
成而南國是疆之事乎左傳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其
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桓詩之桓桓武王保有厥士克定厥
家豈非誅無道以應天命用周召以致泰平所謂六成復綏以
崇天子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乎以詩證樂記益知左傳之可信
而毛詩篇次之偏倒矣又攷國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武王伐殷
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名之曰羽所以
藩屏民則也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
六師也以太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

之宣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
百姓故謂之嬴亂以優柔容民也今以詩文求之夜陳而雨卽
武宿夜之事勺詩近之所謂遵養時晦純熙大介也布戎牧野
以厲六師武詩近之所謂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也布令于商昭
顯文武謂之宣賚詩近之所謂文王勤止我應受之敷思求定
也布憲施舍于百姓優柔容民謂之嬴亂桓詩近之所謂綏萬
邦屢豐年保有厥士于以四方也武有六成國語止舉其四樂
名與詩名不同而義則若合符節視毛序孰堪可徵信乎若夫
周公制武樂實在成王之世故桓詩有武王之謚而呂覽言周
公輔成王作勺樂以配天漢書禮樂志白虎通義並同之或遂
以此詩爲頌成王則與商頌那詩爲美襄公者同義例矣

或曰蔡邕書石經用魯詩而其獨斷中載周頌序三十一篇全同毛序則魯詩周頌固與毛同矣奚以證其異耶曰此毛詩家自昔相沿之陋說不值一笑蔡邕當衛宏鄭箋之後毛詩盛行其書石經用魯詩者乃博士功令所設非邕專習魯詩也鄭注禮用魯韓詩其於緇衣服之無斁不以葛覃爲在女家之詞是三家說葛覃與毛不同乃古文苑載蔡邕協和婚賦云葛覃懼其失時摽梅求其庶士則已用衛宏續序之義矣亦可曰魯詩葛覃同於毛序乎葛覃續序以歸甯爲嫁而安其父母之心如以獨斷之全載毛序爲魯詩同毛之徵則賈誼西漢人習魯詩而其新書釋昊天有成命云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文王孫武王子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就及成王承嗣不敢怠安夙興夜寐以繼文武之業故詩美昊天焉此與毛詩以周頌成王非王誦者同乎異乎如謂毛詩勝于魯詩則國語曰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非文王孫武王子而誰若如韋昭說曲徇毛傳不謂王誦而泛指成其王業之王有此文義乎矧今文尚書說以成王爲生存之號則成其王業之王亦即王誦也凡召南之平王齊侯頌之成王雅之燕師一切改作訓詁以就其曲說安能使後人舍實證信虛文乎至於匡衡疏之說雖詩閔予小子白虎通瑞贄篇之說烈文薛君章句之說時邁說振鷺皆與毛詩小有離合至以魯頌爲公子奚斯作商頌爲正考甫作則尤無一字之符且大武諸篇則三家詩般末有於繹思句而毛無之

章句殊而篇次之倒亂獨不殊乎又如西漢一代無用毛詩者獨焦氏易林則雖兼三家而亦稽取毛詩如云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逢時退隱窮居則用毛柏舟序而不用列女傳苟據此爲三家同毛之證則易林他篇云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遥不歸思我慈母毛不云母下泉苞稂十年無王云毛不云郇伯遇時憂念周京毛不云青蠅集蕃君聽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云馬蹏蹶車婦惡破家青蠅污白禁子離居毛不云婦人禁子又將謂毛同三家之證乎益文人詞賦非說經必守家法之比朱文公白鹿洞賦樂善哉之教育廣青衿之疑閒正與蔡邕詞賦同例亦可云朱傳同毛乎益傳經之師惟專家不相出入至其學無常師旁涉博采固不可以家法囿之矣

或曰子據大武樂章證毛詩周頌之失次固已其他篇之次尚有如武詩之例可以類推者乎曰頌詩之當正者莫如豐年載芟良耜三篇之當爲豳頌莫如閔予小子四詩之當附於豳頌此不特以大武篇次推而知之亦可以豳雅變雅例而知之者也亦可以周禮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之文證而知之者也思文噫嘻臣工皆於蜡祭無與誠不可以言豳頌至豐年載芟良耜三篇則明皆蜡祭之詩何氏楷曰據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知豐年之詩爲報賽八蜡也據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及黨正以禮屬民飲酒正其齒位知載芟之言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爲臘先祖五祀以飲酒正齒也據月

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祀於公社及門閭鄭注謂
卽周禮蜡祭及地官牧人陰祭用黝牲之事知艮耜之詩爲蜡
祭報社也且此三詩之辭與七月甫田大田互相出入七月曰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而甫田大田亦曰以其婦子饁
彼南畝田畯至喜也七月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而
艮耜亦曰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大田言以我覃耜
俶載南畝而載芟亦言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也艮耜亦言婁婁
艮耜俶載南畝也載芟言播厥百穀實函斯活而艮耜亦二語
全同也豐年言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而載
芟亦四語全同也至於甫田曰自古有年艮耜曰續古之人載
芟曰振古于茲可見爲一時一手所制其說根據周禮蜡祭言

皆有徵惟仍沿豳公舊說而不知頌爲天子之農事故殺時雩
牡終爲顧氏鎭之所持謂天子太牢祭祀之禮非豳公所有正
與言豳雅同失而其餘則得之矣今毛詩以豐年達隔於前又
序之曰豐年秋冬報也鄭以秋嘗冬烝釋之則報主四方八蜡
非嘗烝之禮烝畀祖妣非秋祭之名惟烝祭之後再舉蜡祭故
有以洽百禮之語耳設使當大稷之歲而舉烝嘗亦可歌豐年
以告神乎又序載芟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則詩中無祈詞無
藉田社稷之詞且臣工告保介反不爲耕藉而此爲耕藉乎又
序艮耜云秋報社稷也則室盈婦寧當在十月納稼之後非秋
時之事而殺時雩牡專爲報社與稷何與乎（陰祀用黝牲此報社用黃義取土色而昏仍黑也）豳頌篇次之失不與大武諸詩一例乎

曰予以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篇宜附於豳頌之後猶東都雅之附於豳雅也有說乎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於神明非宗廟祭祀樂章不得與焉何以此四詩非告神之歌而入於頌深求其故蓋二雅中從無天子自作之詩且其詞其事又皆因廟中而作故尊之於頌猶國風中從無諸侯自作之詩故抑戒賓筵以衛武而列於雅歟既於祭祀諸頌外別為一例即不應雜厠於諸樂歌之中所以尊祖考而別人神也而今毛詩乃以酌桓賚般為殿則是嗣王謀訪進戒之什反先於開國大武樂章之前尚有義例乎小毖為嗣王求助而列於後敬之為羣臣進戒而列於前尚有次第乎故知豳頌必列諸頌之後閔予小子四詩必列豳頌之後今毛詩小毖後即繼以載芟良耜雖先後倒置亦可見其相去不遠

也敬之又在小毖之後若是者有三義焉嗣王之頌不先天祖一也閔予小子訪落皆稱皇考為嗣王朝於禰廟小毖敬之為即政嘗麥於太祖廟蓋於祭之明日繹祭賓尸而羣臣與焉既作謀政之詩以發羣臣之志而作頌者又設羣臣進戒之詞以答之皆不言而將之以樂故被以頌之名而不誣可以見禮樂之情焉其義二也匡衡述齊詩以閔予小子為成王喪畢思慕之作而鄭箋本之與嬛嬛在疚詩詞正合足以正毛傳王肅在攝政七年後之誣足以證逸周書成王四年嘗麥求助之實逸周書序曰成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嘗麥解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而遭家不造多難頻仍懲後患於芬蜂戒拚飛於蟲鳥其在鴟鴞貽王之後乎彼既次七月之後此宜承豳頌之次王業艱難之意於豳

風閟頌篇第見之焉其義三也雅頌失所之故於今周頌篇第
見之今溺毛學摘訓詁者亦有能回護毛序先後位置之故者
乎亦有能發明聖人正樂得所之功者乎學而不思習而不察
雖盡得三家原本質之其亦如彼何

魯頌韓詩發微

魯頌駉篇毛序謂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故閟宮
末章之奚斯所作毛傳謂作廟而韓詩則謂奚斯作詩淺人皆
以毛說爲順誠深求之則知韓義不可易有八端焉文選引薛
君章句云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案閟宮
之詩凡十三章百二十一句於三百篇中章句最長小雅正月
十四句大雅抑十二章百十四句桑柔十六章百十二句皆不及閟宮之長十三章九
故以孔曼且碩贊之正

與吉甫作頌其詩孔碩一例若以爲贊其作廟則路寢孔碩
曼且碩一簡之內韻義雷同古詩從無是例其得一也詩人篇
末自述名字者家父寺人吉甫屢見二雅若頌宮室而并及其
將作大匠古詩又無是例且孔疏謂魯頌作于僖公薨後是易
世之後而尚追頌其督工監修之人尤爲不倫其不云作詩作
頌而云所作者變文協韻爾故漢書古今人表亦以奚斯與芮
良夫尹吉甫同列於上品之下而嘉父譚大夫寺人孟子尚僅
列中品之上若非作頌垂世何以膺斯品第其得二也左傳文
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躋僖公逆祀也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
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此明以魯頌
先作於僖世故卽引其詩以證躋僖之非若史克作於文公十

餘年之後則此時安有魯頌之可引乎其得三也自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以下傳箋及疏皆謂追頌僖公之詞夫行父史克作
於僖薨既久之後乃猶頌其皇祖福汝俾其昌熾罔艾有罔陵
作朋之壽無虧崩震騰之虞甚至令妻壽母黃髮兒齒萬有千
歲駘背無疆曾有此身後之追禱故君之補祝者哉成風薨於文公四年
則壽母之頌必在僖世新廟作於僖公初年若文公躋祀以後
安得尚曰新廟乎至三壽作朋箋以為三卿亦不可信僖世三
家始命且行父公孫敖皆少安得遽以壽祝之晉姜鼎銘曰三
壽是利晉六卿非三且晉卿之壽不當載於姜氏之鼎而銘文
無罔陵之語則集傳與罔陵為三之說亦非也論衡曰春秋說
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而養生論云上壽百二十中壽
百年下壽八十而左傳晏子曰三老凍餒杜注以上壽
中壽下壽為三老則知嘏祝之通詞非魯頌之私典矣惟奚斯
當莊閔之末僖公之初故因立閟廟而致祈壽之詞用毛傳說
故文公二年傳已引閟宮之詩視行父之文十六年始見於經
與鄭箋異

史克之文十八年始見於傳又踰三君至襄六年行父始卒距
僖初八十餘年者先後大懸時代孰合且經文俱在果頌生乎
頌死乎其得四也漢碑多借作奚斯追頌記者蓋
立碑必在身後故斷章取義也僖四年經書
公會齊侯宋公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召陵此中夏攘楚第
一舉故魯僖宋襄歸侈厥績各作頌詩薦之宗廟若至僖二十
六年使襄仲文仲如楚乞師以後魯方乞哀求救不遑尚敢曰
荊舒是懲莫我敢承耶其得五也段氏據駉序云僖公務農重
穀牧于坰野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此專指駉篇而言
非謂四篇所共而韓詩亦但謂奚斯作閟宮之詩無妨前三篇
之為史克作因謂毛傳原文亦是作詩後人改為作廟見經韻樓集
是又不然周頌商頌皆述祖宗之功德祭祀之禮樂如果行父

史克作爲廟樂自當上溯先公下陳祀事今自閟宮一篇以外
尤無祀先之詞駉馬無邪何異騂牝駉洋宮菽止何異楚邱
營室名爲魯頌實則魯風何得謂前三詩反作於閟宮之後其
證六也若謂僖公未請於周安敢作頌則呂覽言魯惠公請郊
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上之其後在于魯墨子學
焉夫請禮不遂敢於留天子之使何難敢於僭天子之頌春秋
自僖以前惟閔二年書禘者一乃吉禘而非大禘亦慶父所爲
至僖八年遂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
免牲猶三望春秋大書以著僭禮之始若頌必待請而後作則
郊禘亦豈請而後僭乎文公以其父始僭大禮故公然躋祀而
不疑尙何請命王朝之有其證七也成王賜魯郊禘謂許魯立
文王廟爲姬姓之宗國故以文王配祈穀之郊其禘亦止施之
於文王至後人乃并僭圜丘配稷之郊並以禘禮施於羣廟皆
自僖公始非成王所賜伯禽所受別詳答問故自伯禽至魯惠
公凡二十二世始請郊廟桓王使史角止之使成王已賜魯祭
盡用王禮惠公何必請命桓王亦安用止之故春秋自隱桓莊
以下並無卜郊卜禘有事於太廟之文而僖八年後遂累書之
閟宮三章首述分封但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不言賜祭下乃
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明言徧禘羣廟郊祀后稷皆
始僖公夫子存之於詩正與春秋書僭誼相表裏古人自敘多
在末篇故以閟宮殿諸頌明矣斯述作之由自毛詩釋爲作廟
續序又傳會爲行父請命史克追頌僖公以揜其誣祖無王之

罪晦夫子刪述之誼後人求之於詩既不合樂章之體又不見
追美之詞於是有謂魯頌本先世之風駉駜三篇爲頌伯禽者
有謂泮水美孝公之詩者又有謂閟宮詩有錯簡公車十乘至
則莫我敢承當在士田附庸之下爲頌周公魯公事者詩考引吳氏
豈非追頌僖公之說不概人心不合詩誼是以曲說橫生惟知
奚斯之誤頌生前之僭妄則流丸止於甌臾乎其證八也行父
史克之說惟見毛序別無經傳之旁證若謂奚斯作頌者不但
韓說魯詩亦然揚子法言云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班固兩
都賦序皐陶歌虞奚斯頌魯王延壽靈光殿賦序奚斯頌魯歌
其路寢鮑昭河清頌藻彼歌頌則奚斯吉甫之徒漢綏民校尉
熊君碑昔周文公作頌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美遺蹟紀述前

勳費汎碑咸奚斯之義旌勒厥美太尉楊震碑頌有清廟故敢
慕奚斯之追述度尚碑於是故吏咸清廟之頌歎斯父之詩奚斯正考
父沛相楊統碑庶考斯之頌儀謂考父奚斯太尉劉寬碑故吏等
咸殷魯述德之頌考父奚斯以臣頌君故以比故吏曹全碑慕奚斯考父之美
張遷表奚斯讚魯考父頌殷並祖魯韓古義曾無一及於作廟
若果行父史克遺文正符故君追頌之義何得無人徵引近世
武進莊氏曲阜孔氏金壇段氏偃師武氏皆嘗據韓疑毛而誼
終未著吾故暴而白之俾知古誼之不可淺遇而可深逢有如
斯者

商頌魯韓發微

嘗讀尚書怪伊訓說命之古文反易於殷盤周誥之今文及讀

朱吳梅閻諸公之論說始知先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也嘗怪小雅文王之出車采薇何壹似宣王六月采芑之詩及考三家遺說始知南仲諸篇果宣王變雅也抑嘗讀三頌之詩竊怪周頌皆止一章章六七句其詞噩噩爾而商頌則長發七章殷武六章且皆數十句其詞瀏瀏爾何其文家之質質家之文及放後漢書曹褒傳案斯頌魯揚雄法言正考父嘗睎尹吉甫矣公史記宋世家之遺說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薛君章句云美襄公而後知商頌與魯頌一例宋襄與魯僖同科猶書之坿柴誓泰誓也曰外此有徵乎曰有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鄭注云商宋詩也疏謂據下文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人識之故謂之齊知此商爲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故也案樂記此節鄭注所正錯簡二條尚有未盡當云商者三代之遺聲也商人識之齊者五帝之遺聲也齊人識之莊子云曾子曳履而歌商頌聲滿天地殆師乙所謂宜歌商者也左氏春秋哀二十四年冬夏曰周公武公取于薛孝惠取于商自桓以下取于齊杜注商宋也國語吳夫差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閒韋昭注商宋也又哀九年左傳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注子商宋也王引之曰子當作子通作與敵也言不利敵宋逸周書王會解堂下三左商公夏公立焉莊子韓非子均有商太宰與孔子莊子同時皆謂宋爲商之證葢魯定公名宋故魯人諱宋稱商夫子錄詩據魯大師之本猶衛之稱邶鄘晉之稱唐皆仍其舊證一國語正考父校商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葢考父生宋中葉禮樂散缺頌雖補作難協樂章故必從周太師審校音節使

合頌聲乃敢施用至衞宏續毛詩序乃言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夫校者校其所本有得者得其所本無改校爲得傅會昭然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既云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而又以那爲美襄公者正猶秦風車鄰駟驖服虔謂皆襄公追錄其先世之詩而毛序以爲美秦襄公同一義例證二或謂左氏稱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史記稱其爲襄公大夫宋世家戴襄相距百有十六年宣襄相距亦七十九年（戴公三十四年武公十八年宣公十九年穆公九年殤公十年莊公十九年湣公十一年桓公三十年卒子襄公立）且考父生孔父嘉於殤公時死華督之難明爲嗣父執政則考父必先卒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八君不知世家諸國年數淆譌而穆公七年當魯隱元年始入春秋其前此戴武宣三世之年尤不可考假如三公之年共止十餘載而孔父嘉嗣位烏知非考甫中年引疾致仕傳政於子而襄公世尚存乎（孔父嘉妻行路死甫壯年考甫之後不更存數十年卯　商之老彭伊陟周之君奭老聃子夏漢之張蒼伏生竇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恭則益壽銘鼎可徵而那頌之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睟然三命滋益恭之情文證三薛氏鐘鼎款識載正考父鼎銘云惟四月初吉正考父作文王寶尊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永保用享案竹書紀年商武丁子曰文丁此器當成於作頌之時稱文丁爲文王猶稱武湯爲武王也考父大夫止得祀其家廟使非奉命作頌何由作祭器以享先王乎則知商頌十二篇中必有祀文丁之頌而亡之矣證四商頌果作於商代如箋說那之祀成湯者爲太甲（箋云湯孫太甲也）烈祖之祀

中宗者謂仲丁中宗大戊元鳥之祀高宗者謂祖庚箋云高宗
禘于其廟而後合子仲丁崩三年喪
祭于契廟歌是詩則皆以子祭父如成王之於文武何以遽稱
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而且一則曰顧予烝嘗湯孫之
將再則曰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豈非易世之後人往風微庶冀
先祖之眷顧而祐我孫子乎證五那序祀成湯而傳以烈祖爲
人之孫子則是湯祀其先祖非祀湯之詩矣豈不與序相戾且
與殷武篇湯孫之緒相戾乎箋謂嘉客顧念我扶助之亦非頌
體豈有清廟之中舍先王而專祈嘉客者乎宋時嘉客謂附庸
小國左傳隱元年疏引世本宋之同姓有殷時來宋空同黎比
髦目夷蕭又殷本紀贊曰其後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
北殷氏目夷氏又地里志蕭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皆當助祭
于宋者也元鳥詩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此正
猶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明謂先代之後尚備車
服禮樂器以祀其先王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卽武丁龍旂謂助

祭諸侯之迂說乎證六上公交龍爲旂六月詩吉甫出征元戎
十乘明爲上公之制司馬法每乘三十
人十乘則虎賁三百人也是龍旂十乘明爲上公之制君行師
從卿行旅從箋乃謂助祭之諸侯孔疏乃云諸侯當以服數來
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耳未必同時長發疏云商人禘
至也如其說則諸侯來朝每國止一乘乎
嚳而郊冥此詩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馬昭謂宋爲殷
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惟詠契德宋無
圜丘之禮惟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于夏禘故云大禘也馬昭
學出鄭門此實本樂記鄭注以商爲宋詩之說孔疏反斥其虛
妄謂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豈知鄭之詩學不專用毛乎證
七殷武詩三章箋云時楚不脩諸侯之職四章箋云時楚僭號
王位此亦鄭君闇用韓詩以三章四章爲春秋僖四年公會齊
侯宋公伐楚之事故箋以歲時來辟責包茅不貢之文不僭不

濫責僭號稱王之義與魯頌荆舒是懲皆侈召陵攘楚之伐同時同事同詞故宋襄作頌以美其父宋桓公廿四年從戰召陵逾六年卒至襄公戰泓之敗齊桓已沒在此詩後矣楚入春秋歷隱桓莊閔止稱荆至僖二年始稱楚安得高宗卽有伐楚之名孔疏亦窮於詞故云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于武丁之世未審楚君何人證八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干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漢書五行志武丁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范謂易既濟高宗所伐鬼方卽詩之氐羌賈捐之傳武丁地西不過氐羌後漢西羌傳曰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章懷注引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季歷伐西落鬼戎文選趙充國贊鬼方賓服注引世本注鬼方卽漢之先零戎在涼州葢鬼之爲言歸也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所成就故以西方爲鬼方是高宗所伐者西戎非南蠻明矣歷攷傳記從無殷高宗伐荆楚之文亦從無以荆楚爲鬼方之說或引大戴禮及楚世家陸終取于鬼方氏生子六人曰季連芈姓爲荆楚卽鬼方之證不知陸終以南侯而取于西戎猶周取狄后魯娶吳孟子豈得謂周卽北狄魯卽南夷哉紂脯鬼侯史記作九侯而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正謂文王懷昆夷之事是鬼方者高宗所伐荆楚者宋桓襄父子所伐葢商初難服者莫如西戎故詩以昔有成湯自彼氐羌爲懷鬼方以成湯之服氐羌爲懷鬼方以史證詩虛實立見證九大雅厲王詩內興于中國覃及鬼方卽西羌傳厲王時征犬戎之事皆指西夷至唐書高祖紀夏曰熏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此本干寶鬼方北方國之說葢西北二夷互相統屬要之非東南夷也二文選東京賦注引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卽儉正指殷武末章乃箋謂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

不脩寢廟故高宗復成湯之道新其路寢攷武丁距殷庚僅再
世小辛
小乙殷庚遷殷必立寢廟豈十餘年遽至廢壞盍宋襄圖伯
中興新其父廟並頌其父之武功與魯僖閟宮同時創造故陟
景山之松柏詠斲虔於旅楹與魯頌徂徠路寢若同一詞視周
頌邈若皇墳曾殷人有此浮藻乎證十後漢書祭祀志注載東
平王蒼引詩傳曰大樂必易故周頌以一章成篇此所引蓋
魯韓詩傳而
駉疏亦云魯雖僭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又關雎
疏云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以告神不必殷勤故不重章高宗
一人而元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武丁之德下踰於魯僖上
不及成湯明成功有大小斯篇詠有優劣乎是漢唐諸儒已疑
三頌之高下皆軒周而輊商故法言云正考父嘗睎尹吉甫明

其睎雅而不敢睎頌也公子奚斯睎正考父明其睎商頌而不
敢睎周頌也證十一左氏季札觀周樂爲之歌頌曰美哉盛德
之所同也杜注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若非皆周世所作
何以季札觀周樂統之周頌中乎證十二路史後紀注引鄭元
六藝論云文王創基至魯僖閒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刪詩錄此
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豈能
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云云此又鄭君初年用韓詩釋殷
武爲宋詩之明文證十三然此猶未及其刪述之大義也孔子
自衛反魯正禮樂脩春秋據魯新周故殷句運之三代見孔子世家
是以列魯於頌示東周可爲之志焉次商於魯示黜杞存宋之
微權焉合魯商於周見三統循環之義焉故曰我觀周道幽厲

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又曰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聖人之情見乎辭微董生太史公書其孰明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十七終

仁和邵順穎校
海寧蔣廷徵